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千慮策

論相上

臣聞聖人不能為天下求宰相而能為天下
受宰相惟能受之是乃能求之歟知所以求
之而下知所以受之則惟焦心側席而相不
至搜叢剔數而相不出夢卜物色而相不真

蓋亦有出而至者矣其如不真何人主曰賢
天下曰否人主曰忠天下曰邪人主曰才天
下曰謬夫是之謂相不真是故一言而天下
譁之一動而天下折之非天子悟而逐斯人
則斯人慙而去之耳且夫一邑不可欺以言
一郡不可欺以守而天下獨可欺以相哉聖
人之求宰相初不求也非不求也不求者所
以深求之也是故聽天下之自求其人而
無與焉其得之也蓋曰尔自求之尔自得之
吾為尔用之焉耳其用之也則曰尔遺我以
其人吾為尔相之矣其人欲去而天下不究
則曰還尔相夫是之謂能為天下受宰相
之聖人惟其受而不求是以求而必得之而
必任之而必久之而必成蓋得而必任故其
人敢不盡任而必久故其功不敗于搖敢于
盡而不敗于搖亦何事之不成哉而古之君

子之相其君亦不敢犯天下之所不許天下不許而君許之君子有深藏遠遁以自脫天下之訛而已昔者漢武帝相車千秋而取訛于匈奴魏文帝以賈詡為太尉而貽笑于孫權張昭薦李濤為宰相而周世宗薄其無大臣休夫能言天下不敢言之事而回人主不可回之疑有如千秋之賢乎策袁紹則取袁紹策馬超則取馬超有如謂之謀乎知張彥澤之必為晉患知周高祖之必不為漢臣有如濤之先見乎而或以訛笑于敵國或以不取于其君古者人主之用相如此其難也楚以蘧子馮為令尹而子馮不食以避之晉以蔡謨為司徒而曰我為司徒后世必哂竟不拜唐李廩為宦者引為相而鄙耻之竟不就職三君子者皆賢者也夫豈不堪于相而不欲富貴哉古者君子不輕以身相人如此其

嚴也後之君子違天以利其身拂衆以欺其君不計其身之所有以僥其分之所無可謂不智乎及得其所無而天下皆責之以所無上以誤其國下以誤其身皆是也可謂智乎
陛下即位之初蓋嘗謀之國人而得賢相矣天下方以為賀而陛下以為疑非陛下疑之也姦臣有以啓陛下之疑也使陛下持之不堅天下恨之陛下悔之亦無及矣而近歲以來每虛宰席以待其人天下聳而望曰其必有以慰我既而麻制一傳則天下群然誹之或曰此無聞之人也或曰此非君子或曰此何人而可以了此事故朝廷輕用之輕視之亦轉輕罷之其來不為朝廷重其去不為朝廷輕其進不為天子喜其退不為天下戚舜之于臯陶湯之于伊尹武王之于太公齊威之于管仲蜀先主之于諸

葛亮似不如此蓋 陛下知為天下求宰相而不知為天下受宰相也故老相傳祖宗朝嘗問宰相天下之望在于韓琦富弼故洛之人則曰我丞相三詔不起也相之人則曰我侍中屢詔不行也此天下之人自擇宰相以遺朝廷今天下豈無其人天下之望豈無所在 陛下從其望之所在者而用之擇之在天下受之在 聖主用而觀之久則效之此真天下之相也而獨擢 馮向也

論相下

臣聞天子之相必其人有以自恃而後其人為足恃蓋天下大器也有二此器者有負此器者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宰相者負此器者也匹夫有百金之器則必擇其負擇其負故重其人夫惟重其人而後負之者輕其器蓋人可以勝器而器不可以勝人人勝器者全

器勝人者顛幸天下之大而負之負之而不能堪挈之而不能舉事至而亂變起而驚已且無以自恃而天子何恃焉古之大臣居天下之至安而不驕居天下之至厄而不懼不勞談笑不動声色而天下自定此其意非苟為不測之量虛為不折之氣以鎮服物情而已其必有以恃之于自也恃在應：在裕夫敵國之相逼奸雄之相窺固輕謹于吾之所究而重發于吾之所裕夫惟先事而破其謀有事而出其不意發則應：則不窮天下安得而不定天子者得斯人而相之則天下可以高枕而無足憂何則有足恃者也後之君子懦者既不足與有為而其勇者又往：得其所恃之似而無以實之蓋亦有所謂不勞談笑而不動聲色者矣然可與之居安而不可與之居危可與之守常而不可與之應變

此其中無應變之礼而其外示鎮服之度故
無事則若不可測而有事則敗矣故夫古之
相其君而當天下之變者盖有鎮物以破敵
者矣有同乎鎮物而不同乎破敵者焉有推
誠以解紛者矣有同乎推誠而不同乎解紛
者焉有示強以止亂者矣有同乎示強而不
同乎止亂者焉謝安遨遊飲博以當符堅房
瑄彈琴清談以當安史此同乎鎮物也然淝
水大勝而陳濤大敗何也人不同也盖安有
謝元而瑄有劉秩此其所以不同于破敵歟
郭子儀單騎以入回紇張延賞亦使渾瑊徼
備以盟吐蕃此同乎推誠也然回紇拜子儀
而唐以安吐蕃几擒瑊而德宗欲出避何也
情不同也盖回紇之寇子儀知其情之不得
已故變款以為盟吐蕃之盟延賞不知其情
之欲圖唐故變盟而為款此其所以不同于

解紛款裴度答朱克融以兵近遠來之語景
延廣答契丹以橫磨大劍之語此同乎示強
也然克融卒不敢動而契丹遂滅晉何也勢
不同也蓋以克融而犯唐則以臣而叛君以
晉而怒契丹則背惠而立怨此其所以不同
于止亂歟當天下之變而決天下之執不可
以一法應也得其一法而不得其不一之法
未有不敗事者方晉之未捷謝安與王衍何
以異而陳濤之未敗平涼之未變契丹之未
動所謂房瑄者延賞者景延廣者誰不以為
謝安子儀裴度出也哉蓋應變之難如此今
強虜盜有中原之半者四十年矣自逆亮之
斃其君臣日夜伺吾之隙而求吾之便又五
六年矣此何苛時耶然無事則玩而不戚有
事則驚而失措不知朝廷所恃以應變者何
人耶豈其以天下之大而空無一人之足恃

上之人獨得而不憂也然則將求謝安郭子
儼裴度之才何從而得之夫子曰如有所言
者其有所試人之能不能雖聖人不能逆知
之其能知之者以其試之也然才可試而變
不可試臨變而試才者垂死而試醫者也古
之聖人惟能擇天下甚難之事以試天下之
才故一旦有急而不亂則試之者熟而儲之
者素也嘗聞寇準以小臣言事而為太宗之
所知太宗屢以事密詢于準以知其有宰相
之才當是之時天下承平豈有他變其何事
于準哉其後真宗澶淵之後獨決親征之議
對敵高卧 天子恃之以為無恐諸將恃之
以成大功者乃前日太宗所密詢之人也今
宰相之才無事而不求且不試表而不絺明
年何衣緇而不麥明年何食臣實憂之

論將上

臣聞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使之奔走淬礪以爭先于為用長治而不亂有急而不可乘者蓋聖人不示天下以其可窺而作天下以其不自止如此而已矣果不可窺也宜乎天下之不自止也天下之所以作之不起未起而復廢者吾之可窺者見而彼之自止者隨之今天下之所以患于無才而才尤患于無將其病在北方邊事之興芒芒然以求將也天下則亦芒芒然以趨之天下趨之而朝廷不求將矣非不求將也邊事息而無所事將也無所事將則天下亦弛然曰無所事我則亦棄而之他剛者柔勇者怯而柔怯者有不勝其柔怯矣高者趨文科以售其身而下者伏于農商矣其精銳果敢者有所挾而莫之用則去而為盜矣天下弛矣而邊事又動也而無將也則又芒芒然以求天下而天下莫

之趨也夫前日之無所事也所以為今日之
莫之趨也歟夫如是焉得將昔者成王周公
秉文武平定之業誅三監征弗庭而天下服
矣于是酌堯舜夏商之禮樂法度補葺成就
以至于大備當此之時文物煥于朝頌吉被
于野太平之美天下之所甚樂而成王周公
之所甚懼非懼夫太平也懼天下之窺吾君
臣之樂夫太平而彼亦樂之以至于亂也則
有大司馬之官日夜選將閱戎如是而為車
如是而為徒如是而為鼓鐸鐻鏡如是而為
坐作進退後至者誅不用命者斬夫大閱者
非真臨陣而應敵也而後至者何至于誅不
用命者亦何至于斬哉而其法如此蓋其所
以處暇裕之日與處三監未誅之時無異也
則天下何以窺上之無所事我而我不為也
哉是故文武並用而莫知其孰先莫知其孰

后不見其所甚好不見其所不好則素備而無一旦之憂後之君臣徂于治而謂天下不復亂也則曰汝不逢高帝時萬戶侯何是道哉而羽林子弟授經于學校與夫將軍不好武而其子皆能文則君臣相慶以為太平之盛觀而腐儒曲生又從而諛之曰兵寢者二帝三王之極功也不知夫二帝三王之不如是也諛說之誤時世也諛說盛于下君臣急于上而天下以兵為諱以武為慙矣棘門霸上之無人而開元天寶之末狼狽大敗者無怪也非天下之無人也上之人示之以其可窺而弛之使其自止也今日之事邊警息矣天下將曰朝廷無所事兵矣此可慮之机也臣願 天子增重武事不改于有事之訪求將才不啻如有事之而宰相大臣亦折節以下才略武勇之士毋責其鄙野之狀而無怒

其桀岸之氣時賜之燕閒而延見之深之于中而試之于外以明定天下之奇傑待之異而眷之久此所謂不示天下以其可窺而作天下以其不自止者也則緩急之際亦何至于芒然以求而求又不得哉

論將下

臣聞今之議者曰選將莫若宿望而新進者未足用也臣竊以為不然選將之與擇相相似而大不同是故相不厭舊而將不厭新擇相不以舊不足以壓天下之望選將不以新不足以激天下之才蓋天下之相必道隆而而德重名節全而才略高天下之人曉然服其可以相也或既相而去天下恨其所有不及盡而望其再有所盡也如此者未相而天下顧之既相而天下悅之既去而天下留之是惟無相之而天下無異論故曰相不厭

舊至于將則不然夫所謂宿將者功業就矣
名位高矣富貴極矣彼曰甲第金玉室貨充
乎其家歌童舞女酣宴沈湎汨乎其心昔之
精明之謀者將暗然而勇果之氣者將廢然
矣天下無事則曰朝廷苟有事不使我則不
濟及其有事也使之舍其所甚樂而任其所
甚憂取其甚愛之身而捐之必死之地彼則
畏矣以今之畏合前之驕焉往而不敗故曰
將不屬新也蓋富人有作室者有楹而未
有棟有棟而未有梁則徧國中以求大木三年
而後得之于千里之外蓋千百年之松楸豫
章也室成而富人者疾有愚醫焉見其嚮之
求木之意也則獻其百年所藏之天雄烏喙
焉此可已病也不知夫木者不老則不堅而
葉者不新則不功今歲之葉來歲已陳且槁
矣而百年之天雄烏喙則與朽壤何擇而尚

伐病之能哉此將相新舊之辨也李廣之在漢驍雄傑出其君知之天下知之匈奴亦知之廣之心翹然以無人視天下自以為漢將非我則不可也然衛青霍去病崛起于城里之中興單于角勝負深入大幕直擣龍庭而廣乃以失期無功死開元之后王忠嗣哥舒翰威名遠功天下第一天下之人以為一日不可無忠嗣與翰也及密陵盜起廟堂失措忠嗣則不存而使翰則又敗復兩京平安史者乃一未有功之子儀而忠嗣部曲中之一光弼也當廣之盛時忠嗣與翰有大功名之日天下豈知有衛霍李郭哉然則宿將之與新進未易以相輕重也且人之有才者孰無自喜之心而人之于富貴功名孰無願欲之志自喜其才則必求所以自試志乎富貴功名則必求所以自取此如善書者樂于為人

書而嗜酒者可以得酒則無不為也不因其
自試之心而激之以自取而曰吾必得宿將
亦惑矣故臣以為今日之取將莫若以新儒
士之通敏沈雄者行陣之嘗有聞者武卒之
所有蘊而不徒虛文者士卒之有能而自異
者卑賤有挾持而不自達者豪猾有過而其
才可贖者君相留意焉不測而識之于稠人
之中無故而置之萬眾之上庶幾乎如
高帝之得韓信者又何患天下之無將也哉

論兵上

臣聞天下之兵必有所歛有所散有所歛所
以集天下有用之士有所散所以去天下無
用之人不集其有用則兵不強不去其無用
則兵不精明乎歛散之說而兵制無遺策矣
臣請言歛之、說蓋歛之、說古之為歛者
處其一今之為歛者處其三何謂一蓋三代

之兵出于農此所謂一也兵出于一古也然
可用之于古而不可用之于今也蓋三代之
時丙字以諸侯外字以曰夷無敵國之蕪并
無匹夫之崛起故其兵以心而不以力以義
而不以詐其所以為勝者非后世之勝也以
吾之仁勝彼不仁以吾之義勝彼不義不待
行陣而勝負決矣故所謂一者古可用也何
謂三曰召募曰子弟曰盜賊此所謂三也然
古雖未用今不可不用也今夫兩軍相當詐
力者勝則夫三者之兵不可以不用也非惟
不可以不用也亦不得不用也毋以天下觀
之而以一鄉現之今夫一鄉之中有所謂良
民者有所謂黠民者耕而食織而衣循之以
為謹厚默之以為忠信犯之有所不敢校而
辱之有所不敢怒此良民也不耕而求飽不
織而求溫平居博奕飲酒以肆其不逞而有

急則推埋剽奪以快其意此黠民也夫良民者誘之以為非固有所不敢而強之以戰鬪之事則亦沒世而不能黠民者故之則其窮發有所不可制而收之以為兵則其為用亦不少今教棄其為用而不少者而強其沒世而不能者無乃交病也歟且黠民不收之以為兵其肯老死而不動乎抑將猖狂瀆冒以至於大亂也夫與其至于大亂孰若收之以為吾用苟何則收之以為吾用則其猖狂者不施之于我而施之于敵其不肯老死者不用之于姦慝而用之于功名此駕馭姦雄之至術也故其所謂三者今不得不用也如是者豈可不擇其所以歛之者耶臣請復言散之之說蓋散之之說有實未嘗散而宜散者有實已散而名不散者實不散而宜散者冗兵也實已散而名不散者虛兵也何謂冗蓋

以十人而擊一人則十者衆一者寡矣宜乎
十者之勝也然一有時而勝十則老壯之異
也以一人而擊百人則一者愈寡百者愈衆
矣宜乎一者之負也然百有時而不當一則
勇怯之殊也老壯之相去至于相十而勇怯
之相遠至于相百而吾則一之是則一軍之
士絕多補少而計之食者十而兵者十之三
四也無事則蠹國而有事則敗事 朝廷亦
何便于此也此冗兵實不散而宜散者也何
謂虛蓋其名存其人亡其人亡其食存夫有
名而無人無人而有食則其食鬼食之耶則
亦有私之者矣公與公死者也而其籍則生
也公與公逃者也而其籍則居也公與公未
嘗募而至也而其籍則已募也彼執籍以責
吾食而吾亦按籍以覓之食一軍之士而子
虛烏有之徒居其十之三四焉是故縣官有

實費而無實兵主將無實兵而有實利主將
則利也縣官司乎武如是而國不貧民不病
者無之此虛兵實散而名不散者也如是者
盍亦講其所以散之者耶今朝廷召募之
法行故鄉里之黠民有所收子弟之軍用故
營壘之黠者有所泄盜賊非大惡者不殺而
賈之以為軍故山林之匹夫不至于為亂教
而擇之將皆卓然可用此斂兵之至計也
朝廷既行之矣雖然猶有可散者臣願朝廷
每歲不測遣侍從臺諫一人忠而有望者
出諸軍行視而檢押之則虛冗之弊可以少
革也蓋行視必于教閱之地而檢押必于司
籍之人何則軍之老壯勇怯雖不可以盡見
而教閱之地亦可以槩見焉至于死生存亡
雖不可以遽知而責之司籍之人則彼莫不
知焉從其可槩見者而沙汰焉從其莫不知

者而開之以虛實待之以賞罰焉則冗者何患于不散而虛者何敢以復存哉去冗去虛而實兵見矣此散兵之至計也夫典兵在人用兵在術練兵在法臣之所謂斂散者是則練兵之法也

論兵下

臣聞計天下者不可以徇于利亦不可以懲于害徇于利而必為者害至而不思懲于害而必不為者利必有所遺議者皆曰鄉兵之法不可行也民樂于為農而不樂于為兵奪其所樂而強其所不樂時則有擾民之害以農為兵非其習也守則潰戰則奔時則有敗事之害彼見石晉籍諸州鄉兵謂之武定軍而民不聊生是以曰擾民見石晉置兵謂之天威軍者竟以不可用而罷是以曰敗事知此而已矣不知夫有不擾民而安民不敗事

而成事者也天下未有無害之利也天下而
有無害之利則誰不能計之者利于一必害
于一越人坐于舟而行之以手燕人見而悅
之歸而以手行于途夫有不匍匐顛仆而可
笑者燕人而為越人固害也越人而不為越
人豈不害哉謀者見燕人顛仆之害矣未見
夫越人千里咫尺之利也民不同地：不同
利逆其不同而同之便燕人而為越者也因
其不同而不同之使燕者為燕越者為越者
也今夫民之生有安地有危地生于安地者
以危地為惧而生于危地者亦不以安地為
慕內地之民仰父而俯子安居而暇食至有
老死而不至州縣不識官吏者而况于兵革
乎邊地之民則不然朝而春熙暮而凜秋今
日之安集明日之離散自內地之民視之何
可頃刻居也而邊地之民寇來則支不支則

移寇去則歸夫豈不遠從以避而何樂于歸也非樂也勢也豈以寇為歸鳥以寇為歸夫豈以燥濕而相易也哉夫鄉兵者臣以為行于內地則不可行于邊地則何為而不可現其寇來則支此已有鄉兵之資不支則移此已病于無鄉兵之助寇去則歸此已有樂為鄉兵之意上之人迎其意棄其資而成其助則鄉兵之法有不難行者得其人講其術而行以津滸襄淮甸之民皆韓信背水之兵也故田單以掘塚墓激齊人而破強燕周德威以土兵挑險而制契丹祖宗以河北鄉兵而備北虜蓋以國守邊不若以邊守邊何則人自為守也夫人自為守者守不以城人自為戰者戰不以兵守不以城者以人為城也戰不以兵者以心為兵也彼石晉者欲奉鄉兵而行之天下則過矣民不臨危必不肯違

其安民不見死必不肯捐其生以不危不死之民而望之以不安不生之事此石晉之鄉兵所以擾民而無用與雖然懲石晉之擾併與其不擾者廢之懲石晉之不得其用并與其有用者弃之又過矣臣嘗愛班固山西出將之說以為隴西諸郡迫近羗胡民習戰備故風声氣倍高尚武勇此說得之夫山西出將非天也地也地迫于夷狄而民習于戰備則向地不山西也哉或曰淮民之脆非山西比也是不然 宋武帝之取關中非借兵于西也陳慶之取河南非募衆于北也兵豈有常地哉顧所用耳且黠布之兵能使高帝亦避其鋒非淮人耶李陵與竒材劍客蹠血虜庭非楚人耶而可謂其脆也哉昔周世宗之侵唐也淮之民方苦于唐政而小民相與聚山澤立堡壁以農器為兵以楮為甲而周

師屢為所敗唐地多為所復當時謂之白甲
軍者是也夫民善于主而犹能拒敵况愛其
主者耶百人操兵而攻一虎者虎勝一夫荷
鋤而遇一虎者人勝非百人之弱而一夫之
強也閉而得地者勝不得地者敗曷謂地死
是也地有所必死則勢有所必奮勢有所必
奮則聞有所必力一夫者居必死之地此其
所以必生也彼百人者既以生地自居矣焉
得勝故古之善用兵者以死求生而不以生
求生邊地之民亦死而求生者耶雖然行鄉
兵之法于邊地者決不可自官行之官行之
則擾私行之則樂官行之則敵必疑私行之
則敵不知其所窺使緣淮郡縣不禁土豪之
聚衆挾兵而又陰察其才且強者禮而厚之
時有以少蠲其征役或因使之除盜而捐一
官以報其功庶几邊民之樂于戰一旦有急

敵人未易南下也

馭吏上

臣聞厥今馭吏之難莫急于禁贓吏蓋朝廷亦所以禁之矣而未得所以禁之二方寬以養其耻則常徂上之寬而不知畏繩之以法則慮其怨而不服抑將何以處也臣以為用寬不若用法用法不若先服其心天下心服而后法可盡行贓可盡禁也夫何故天下之所以服者常生于不偏而其不服也常起于不平孟子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于正也已不正而欲正諸人父不能以行于子也欲正天下而不出于正何以服天下哉且所謂欲正天下而不于正者誰也豈非朝廷之大吏耶大吏而不正不正而法不行也而欲舉法以禁小吏宜其怨而不服也欲臣何以知大吏之不正異時臣之所聞見者有二一

曰私縣官之藏以自入二曰公苞直之貽以
自富夫天有一日人有十等朝之不可名以
哺盡之不可名以夕童子知之至于公卿之
不可名以皂隸侯伯之不可名以輿臺則公
卿之與侯伯有不知焉何也且天下有君子
有小人小人非君子則莫之使君子非小人
則莫之事莫之使則不養莫之事則不尊是
故朝廷之于君子則尊之小人則養之蓋養
小人者所以尊君子君子者所以責君子
之自尊也禮義廉耻豈非君子之所以自尊
者耶而異時下自臺省僚屬上達于公卿侍
從有所謂宣借之廩給焉有所謂白直之餐
錢焉夫所謂宣借白直者所以養小人而使
為君子之侍御僕從也今也無其人而取其
食其大官至月以數百緡計則是公卿不為
公卿而以皂隸自為也侯伯不為侯伯而以

輿臺自為也名為 朝廷之大吏而實為皂
隸輿臺之小人不知公卿侍從亦何忍自辱
其身于此也無他貨之所在焉耳此所謂私
縣官之藏以自入者也都城之有門所以誰
何姦者也一夫之異言異服而入者則問持
千錢以過者則征而四方之所謂苞苴者雖
其篋者金孰有問之者哉不惟百金也千金
亦不問也不惟千金也萬金亦不問也非不
問也不敢問也曷為不敢問也視其書券篋
之緘題或曰上之于廟堂公官也或曰省部
公官也或曰貴近公官也夫何敢問且夫所
謂萬金千金者何出哉將帥剝三軍之給以
固權寵也監司守令攘公盜民以求羨遷也
此則受之彼安得不剝而攘之天下之箱篋
肩相摩于道而其入國門如海水之沃集公
卿曰吾不受苞苴也侍從曰吾不受苞苴也

貴近者曰吾不受苞苴也而臣見其入也未見其出也則將誰受之耶此所謂公苞苴之貽以自富者也昔者漢宣帝之時屢下詔以戒吏貪而必及于省卒徒以自給者皆禁止之帝之英明亦察見于此則貪吏破膽矣陸贄之秉政至于藩鎮之鞭靴亦確不受雖德宗諭之而不奉詔以為鞭靴之弊必至于金玉則今之以卒徒自給者恬之不禁而箱篋之大于鞭靴者亦熟視而不問此何理哉大吏不正而責小吏法畧于上而詳于下天下之不服固也是故用法自大吏始而后天下心服天下心服則何法之不可盡行何贓之不可盡禁也哉

馭吏中

臣既言用法自大吏始然則小吏之法可以遂行乎曰未也不有以與不可以奪不有以

利不可以害千金之子豈其一身能運千金之貨也哉必有為之謀盡者有為之奔走者有司其管鑰者有司其舟車者無是數人則千金之子一日不能以理其家雖然梟于人之為用而不梟于人之為費已則膏梁而忘其人之飢已則綺繒而不恤其人之寒至其欺而盜焉則從而竊之此其勢非棄而去則必不為之尽力矣夫人主之于百官下自一命之賤而上極宰相之貴此用天下之名也約之為斗粟豐之為萬鍾此用天下之實也實與名偕則實輕而名重天下斯捨輕以就其重名儉于實則實重而名輕天下斯就實而去其名理固然也人惟伯夷也而后能首陽之節然伯夷之后未見伯夷也而天下又安能人而伯夷哉故雖聖人居人之國飢而不能出戶亦不辭其君之餽粟以為蕪而

欲天下之士不食而獨清可乎今天下之吏
祿二浙之薄尉月給至于踰百緡而二廣之
縣令不及其半至于江淮荆湖則又往三州
異而縣不同蓋有豐不勝其豐而約不勝其
約者矣士之貧者扶老攜幼千里而就一官
祿既薄矣而又州縣之充足者上官之見知
者則月有得焉其或州縣之匱乏者上官之
私怒而不悅者有終歲而不得一金且夫假
責以徃也而飢寒以居也狼狽以歸也非大
賢君子誰能忍此而曰爾無貪吾有法豈理
也哉是故莫若均天下之吏祿使其至遠者
如其近者增其寡者如其豐者如此而猶不
改則吾之法一用而天下大服然則行法當
如之何臣聞天下之君子以禮耻之而有餘
至于小人以刑威之而不足威之而不足則
必有不測甚大之威而后可蓋嘗見士大夫

為臣言有上官嘗提舶于海邦者而以賄聞
鞠之得實覆奏于朝有命笞其背而黥焉其
同列者念其非所以示所臨之吏民也則諭
之使自裁而其人曰免死幸矣笞而黥不足
怍也小人之不畏刑如此頃者 天子臨御
之初蓋嘗笞一郡守之賍者矣而天下至今
賍吏愈多也則不測甚大之威不可不用也
恭聞 太祖皇帝初平嶺表有守英州而賍
七十萬者特詔弃市又有知衡州而賍得實
者令伏法于衡州臣願 天子奮不測甚大
之威不問吏之大小取其敗而尤者一二人
殺之則天下之人震慄而莫敢為矣夫賍者
千而敗者一幸而敗矣又曰不忍殺也夫固
不畏刑而畏死也不懲以所甚畏而投之以
所不畏天下何憚而不為賍吏乎臣故曰天
下心服而後法可盡行賍可盡禁

馭吏下

臣聞堯舜在上亦不能使天下必不為惡夫
欲使天下必不為惡者止于嚴刑而已矣過
是則無術焉而嚴刑者又不可以常用蓋刑
者聖人不得已之具而嚴刑者又天下所甚
不樂之政以吾之不得已而行天下之所甚
不樂雖堯舜能不窮耶故夫流放竄殛者堯
舜之刑也此非不嚴也然使堯舜朝行之又
暮行之臣恐有如武王數紂之虐者議其後
矣是故堯舜亦不能使天下必不為惡何者
嚴刑不可以常用也然而堯舜刑殺一二人
而天下治此獨何術也蓋堯舜之所以治有
所不殺而甚于殺有所不刑而甚于刑忠肅
恭懿者堯舜既相之明允篤誠者堯舜又相
之則夫不忠不肅不篤不誠者何必盡殺而
盡刑也哉屏而棄之足矣夫人之情豈願于

永棄今棄于堯舜之世則是不如刑殺者之
速厄何則身雖不死而望于世者已絕求齒
于士君子而不可復也此其心必有以自悔
而其遷于善也必有以自力則是不使天下
之必不為惡者乃所以必之歟臣前之二策
其一說曰治賍吏自大吏始其一說曰先之
以均吏祿后之以不測甚大之威此其為術
足以使天下之惧于貪而未足以使天下之
樂于廉蓋威之狎則必習而為不威惧之急
則必反而為不惧何則不勝其貪則不勝其
刑不勝其刑則不勝其窮夫惟使之樂于廉
則誰能奪其樂者臣聞天不能為無春之秋
聖人不能行無賞之刑蓋生而后殺則殺者
不怨刑而不賞則生者不勸今夫公貪吏公
非貪吏 天子曰尔曷為貪吾殺爾至非貪
者則不殺焉貪者死而非貪者生則吏之為

貪者將曰貪不可為也于是相率而不為貪
今夫以廉吏以非廉吏 天子曰尔非廉吏
吾不用爾至于廉吏則亦不用焉非廉吏者
不用而廉吏亦同乎不用則吏之非廉者將
曰彼矯而廉以異我也竟何以異于我于是
相戒而不為廉天下之佞生于勝：生于衆
衆生于尚上之人不尚廉吏則廉吏寡矣以
至寡之廉而欲勝至衆之貪難哉臣願 朝
廷內委宰相侍從臺諫外委監司太守歲舉
廉吏一人而 天子親擇其尤者不測擢之
為臺省之職雖未至如唐之相揚給亦几乎
廉吏之倍勝貪吏之倍衰佞所尚而樂趨之
不過數年賍吏之刑亦不必用矣

誠齋集卷第八十八
誠齋集卷第八十九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千慮策

選法上

臣聞選法之弊其弊在于信吏而不信官信吏而不信官故吏部之權不在官而在吏三尺之法適足以為吏輩取富之源而不足以為朝廷為官擇人之具所謂尚書侍郎之官

者據按執筆閉目以書紙尾而已且夫吏之
犯法者必治而受賊者必不赦朝廷之意豈
真信吏而不信官者耶非朝廷之意也法也
意則信官也法則未嘗信官也非惟不信官
也朝廷亦不自信也朝廷不自信則法之可
否孰決之決之吏而已矣夫朝廷之立法本
以防吏之為奸而其用法也則取于吏而為
決則是吏之言勝于法而朝廷之權輕于吏
也其言至于勝法而其權至于重朝廷則吏
部長貳安得而不奉吏之旨哉長貳非曰
奉吏也曰吾奉法也然而法不決于官而決
于吏非奉吏而何夫是之謂信吏而不信官
蓋世之家主有以家政聽于子弟而其權卒
歸于臧獲者彼其心非疑子弟而信臧獲也
蓋子弟之于家政也務知其大而不務知其
細臧獲則不然其大者不知也至其細者則

往二知之他日主人者偶率其細以問焉于
子弟子弟未對也而臧獲者奮而前曰我知
之于是有以中其主人而取其信已其始信
其細其終將不復疑其大矣于是子弟為備
位而臧獲為腹心今之吏部何以異此法曰
如是而可如是而不可士大夫之有求于吏
部有持牒而請曰我應夫法之所可而吏部
之長式亦曰可宜其為可無疑也退而吏部
出寸紙以告之曰不可既曰不可矣宜其為
不可無改也未几而又出寸紙以告之曰可
且夫可不可者有一定之法而用可不可之
法者無一定之論何為其然也吏也士大夫
之始至也恃法之所可亦恃吏部長式之賢
而不謂之吏故長吏面可之退而問之吏吏
曰法不可也長式無以詰則亦曰然士大夫
于是下即之法不請之長式而以市于吏二

曰可也而勿亟也伺長式之遺忘而畫取其
諾昨奪而今與朝然而夕不然長式不知也
朝廷不訶也吏部之權不歸之吏而誰歸夫
其所以至此者其發也有端其積也有漸而
其成也植根固而流波漫矣然則曷為端其
罪在于忽大体謹小法而已矣吏者從其所
謹者而中之并與其所忽者而竊之此其為
不可破也且朝廷何不思之曰吾之銓選果
止于謹小法而已則一吏執筆而有餘也又
焉用擇天下之賢者以為尚書侍郎也哉則
吾之所以任尚書侍郎者殆不止于謹小法
而已是故莫若略小法而責大体使夫小法
之有所可否而無繫于大体之利害則吏部
長貳得以出意而自決之要以不失夫銓選
之大体而不害夫法之大意天之春温而秋
凜也春豈無一日之寒而秋豈無一日之熱

哉亦不失四時之大體而已責大體而畧小
法則不決于吏而吏之權漸輕吏權漸輕然
后長式之賢者得以有為而選法之弊可以
漸革也

選法下

臣聞吏部之權不異于宰相亦不異于一吏
夫宰相之與一吏不得智者而知其遠也既
曰吏部之權不異于宰相又曰亦不異于一
吏者何也今夫進退朝廷之百官賢者得以
用而不肖者得以黜此宰相之權也注擬州
縣之百官下至于簿尉而上至于守式此吏
部之權也朝廷之百官自非大科異等與夫
進士甲科之首者于由于吏部他未有不由
于吏部而官者今日之簿尉未必非他日之
宰相而况今日宰相之所進退者臺閣之所
布列者皆前日之升階揖侍郎者也故曰吏

部之權不異于宰相雖然吏部之所謂注擬者何也始入官者則得簿尉自簿尉來者則得令丞推而上之至于幕取由是法也又上之至于守次由是法也其宜得者則曰應格其不宜得者則曰不應格矣雖貪鬪者疲懦者老耄者乳臭者愚無知者庸無能皆得之之得者不之媿與者不之難也曰不應格矣雖真賢實能潔廉才智之士皆不得也不得者莫之怨不與者莫之恤也吏部者曰彼不媿不怨吾事畢矣如募役焉書其產之高下而甲乙之按其役之久近而勞逸之呼一吏而閱之簿書矣此縣令之所以止小民之爭也吏部注擬百官而寄之以天下之民命乃亦止于止爭而已乎故曰亦不異于一吏今吏部亦有所謂銓量者矣揖之使書以觀其能書与否也召醫而視之以探其有疾與否

也贊之使拜以試其視聽之明暗筋力之老壯也曰銓量者如是而已矣而賢不肖智慧何別焉昔晉用山濤為吏部尚書而中外品負多所啓授宋以蔡廓為吏部尚書即先使人謂宰相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羨之答云黃散已下悉委廓猶以為失職遂不拜蓋古之吏部雖黃門散騎皆由吏部之選授則當時之為吏部者豈亦止取夫若今之所謂應格者而為黃散耶抑將止取夫今之所謂銓量者而為黃散耶臣願朝廷稍增重尚書之權使之得以察百官之能否而與奪之如丞簿以下官小而任輕者固未能人之而察之也至于縣宰之寄以百里之民者守式之寄以一郡之民者豈不重哉且天下絕州一州絕縣一歲之中居者待者之外到部而注擬縣宰者絕人守式又絕

人則亦不遇三數百而已以一歲三數百之
守式縣宰而散之于三百六旬之日月則一
日之注擬者絕多補寡亦無几爾一日之間
而不能察三數人之能否則其為尚書者亦
偶人而已矣日計之而不粗歲計之而不精
則其州縣之得人豈不十而五六哉雖不五
六豈不十而三四哉以此校彼不猶愈乎或
曰尚書之權重則將得以行其私柰何是不
然昔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而德宗
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或受賂者贄諫之曰
陛下擇相亦不出臺省長官之中豈有為長
官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則可擇千百
具察其要在于精擇長吏贄之說盡矣今
朝廷百官孰非宰相進擬者而不擬也至于
吏部尚書之注擬而獨疑其私乎精擇尚書
而假之以與奪之權使得以精擇守式縣宰

而無專拘之以文法庶乎天下不才之吏可
以法而天下之治猶可以復起也歟

刑法上

臣聞聖人之仁必有所止仁而無止則將以
仁天下適以殘天下仁而至于殘非仁之罪
也仁而無止之罪也事固有所極有所反仁
而無止則其極不得反而為殘。非出于
仁之外也而生于仁之中然則與其無止以
殘吾仁孰若有止以全吾仁也哉是故聖人
之心愛天下則無止而其仁則與天下為有
止溥之以無止之心而約之以有止之仁故
仁則有止矣而所以仁則無止也古者司寇
當獄之成也以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至
于將刑也王曰宥之司寇曰不可王又曰宥
之司寇又曰不可宥至于三而司寇卒不送
于是焉而殺之王則為之徹膳為之不舉樂

且夫以天子之尊而三拒于司寇天子欲治
一夫而卒坐視其死三宥不從何不四宥之
也四宥不從何不屢宥不一宥也不一宥而
猶不從何不自宥之而必聽于司寇也且彼
罪人者吾君不能活其死而徒徹膳以致無
益之憐則亦絕于不仁矣然三代之未之
有改何也蓋宥之者聖人之仁也宥止于三
者仁固有所止也今夫天地之仁萬物也春
而萬物欣_二焉夏而萬物油_二焉夫欣_二油_二
_二萬物之至頤也天地既仁夫萬物矣則何
不與萬物旦_二而春旦_二而夏也而必摧之
以風霜毒之以冰雪使夫欣_二者悲油_二者
瘁何奪其所至頤而與其所不頤也聞之曰
冬閉之不固則春生之不茂使天地而與物
旦_二春夏也則無來歲可也有來歲則有以
繼也仁而無止天地不能不窮也而聖人能

之歟國朝之法獄成而罪人以寃告者則改命他郡之有司而鞫焉鞫止于三而同焉而罪人猶以寃告也亦不聽此得古者三省之意也而議者以為聖人之仁當盡天下之情而勿限以三鞫其說聽之可樂也然自朝廷行之十有餘年獄訟日滋蠹弊日積奸民得策而無辜者代之死則議者之說之為害也臣請言其害殺人者一夫也而連逮者十之焉不惟十也有再其十有三其十者焉捕同捕也繫同繫也訊同訊也獄吏豈曰彼有罪汝無罪也哉幸而獄成矣連逮者得釋矣而殺人者臨刑不伏則又鞫也則連逮者釋未畢也而捕又繼之又伏而又不伏則又鞫也而連逮者復與焉鞫至于三至于五至于十而連逮者皆與焉連逮者家破矣身死矣而獄未竟也大抵一獄有十年不決者焉獄決

矣不殺人者俱死而殺人者獨生焉其勢連
逮者死不盡則獄不決何其仁于一罪人而
不仁于十百平民也其害一也罪人之不伏
也其為擾也至于百郡有浮費而數路無寧
居外路之官吏被命而往鞠者所居則有給
所過則有給所至則有給不則居者行者交
病于飢寒給則縣官不勝其費其鞠之一其
里之費錢千萬者亡慮三數十焉其鞠之十
其里之費錢千萬者亡慮三數百焉此其費
何名者耶猶曰推仁不計費也而官吏之行
者若江淮之間道里之遠飢寒之恤猶忍言
也至于二廣則風土之惡瘴癘之禍不忍言
也父母妻子哭其去又哭其歸去則人也其
哭猶忍聞也婦則喪也其哭不忍聞也大抵
去而人者十焉歸而鬼者七八焉而人者二
三焉二三人者雖不死而死矣何也病也病

而全者又十而一二焉外路之官吏何辜而使之至於此也其害二也夫議者之初則曰鞫不限于三者仁也而仁之害一至于此豈非仁而無止則仁反而焉殘哉然則古之聖人仁止于三宥其所慮詳也 臣願朝廷深詔有司少增三鞫之舊法而止于五使天下之無罪而死者還其生而有罪以生者還其死此不亦三代之至仁也哉

刑法下

臣聞古之立法不惟懲天下之已犯亦以折天下之未犯蓋已犯之必懲未犯之所以必折也是故懲之者法之義折之者法之仁義行故仁不窮仁行故義不數仁義相有而不相無此法之利也后之法非無仁義也利未見而害先焉首義數而仁窮而已義不可數數則民怨仁不可窮則民狎則犯者衆

則刑者數然則刑至于數者不生于刑之數而生于仁之窮民至于怨者不生于怨其刑而生于狎其法令夫民之情固喜溫而惡寒歆涼而畏熱也然冬不寒夏不熱則民病而死矣人知夫法之仁也不知夫狎之而死也是故愛極者愚之所從銷寬甚者猛之所自起古之聖人其法不及于后世之備也惟不使仁之窮而民之狎也是以法立而刑不試后之法蓋詳且密矣然文詳而舉之也略網密而漏之也疎天下之民窺其略也則知其詳必至于不舉習其疎也則知其密必至于甚漏知其不舉則犯之也易知其甚漏則犯之也頻刑安得不數而民安得不怨哉嗟乎求用刑之疎者必至于用刑之數求天下之喜者必反以得天下之怨理固然也然則所謂舉之略而漏之疎者何也一曰法不執而

多為之岐二曰法徒設而自廢其禁罪莫大
于殺人罪至于殺人何以議為也則亦殺之
而已漢高帝如此其寬仁也入關之初歆結
天下之心如此其亟也欲除秦法之苛如此
其銳也而其與民約法亦曰殺人者死帝不
以為疑民亦不以為請何則上下皆使其當
然也殺人而法不死孰不相殺以至于大亂
哉此豈所謂當然而天下何便于此也故雖
高帝欲取天下之速而不敢宥殺人之罪以
諂天下之心雖秦民之苦于秦而不以高帝
之不宥殺人為帝之虐然則古之立法之意
可知已矣而今之法不然殺人一也則有曰
盜曰閹之目焉則有曰故曰謀曰誤之別焉
曰盜曰謀曰故者法之所必死也曰閹則死
生之間也曰誤則生矣果誤也而殺人也又
况所謂誤者未必誤而所謂非謀非故者未

必非謀非故也。向則法不執則吏可責，吏可責則民可道，有司取具獄而讀之曰：「此真誣殺也。」不知夫吏之竊笑也。此之謂法不執而多為之岐。夫民之所以畏法者何也？非畏法也，畏刑也。法不用則為法，用之則為刑。民不犯則為法，民犯之則為刑。是以畏之也有法而不用，不如無法。何則？無法則民未測其罪之所當，有法而不用，則民知其法之不足忌。有法而民不忌，是故布之號令，不號令而曰「空言垂之簡書」，不曰「簡書」而曰「文具」。法至于為空言，文具是無法，賢于有法也。古之法始乎必用而終乎無所用，今之法始乎不用而終乎不勝用矣。法不求民之入而拒民之入者，也。古之法民不入也不招以入，而民之入也不縱以出。夫惟不出，是以不入。故始乎必用而終乎無所用，今之法有曰

誣人以罪而不實者罪之以其罪自大辟以
降皆是物也而用法者不然以一夫之片紙
而興大獄鞠大罪也卒之所謂大獄者初無
獄之可興所謂大罪者亦無之可鞠上之人
則俱釋之而已矣受誣者至于破家亡身而
誣人者其極不過杖而遣則姦民何憚于不
屢誣善良以求利也哉獄訟何時而可清也
故始乎法不用而終乎法不勝用此之謂法
徒設而自廢其禁蓋人有野于宅而盜于防
者其始峻其牆而止出于一門又從而衛之
以兵非以制其出者也以制其入者也夫是
以盜不敢過未幾而慮夫樵牧者出入之迂
也則鑿其東而門焉又鑿其西而門焉門多
且徑而不能皆衛也則至于有門而不高焉
門多且徑則盜從其徑者而入之矣有門不
高則群盜掉臂而入矣法不執而多為之岐

孰不從其徑而入哉法徒設而自廢其禁孰
不掉臂而入哉臣願朝廷詳慮而審處之如
殺人者不死此法可以更議而誣訴者罪以
其罪此法可以必行議其所當議而行其所
不行則成康不式之事雖未易致也而漢文
几措之風其犹可及也歟

冗官上

臣聞聖人之為天下必與天下難其初難其
初犹病于未而况易其初者乎易其初則天
下孰不曰聖人之于我易也則我之求也何
難于是貧求富賤求貴不獲者求與而聖人
亦曰來吾富尔吾貴尔吾與尔天下皆欣然
曰聖人之于我果易也則求者紛然以來來
者不勝其衆則應者不勝其費使費而有以
費也則與天下盡費而何惜然求者無窮與
者有極與者既竭求者方來以有極塞無窮

則上不堪其煩以方來則既竭則下不厭其
冀下不厭而上不堪則上之人閉戶以却其
下其初惟恐天下之不来也而不慮其來而
無以受惟恐天下之不悅也而不慮其悅而
無以繼其始不慮其終無及于慮則安得而
不閉戶也敬其閉之也孰若其初之不閉也
開以召之獨得閉而却之哉舟人之操舟也
有萬斛之舟焉有一葦之舟焉以一葦之力
載一葦則一葦小而大以萬斛之力載萬斛
則萬斛重而輕不善操舟者不計其舟之能
而惟其人之悅百人而登一葦不知拒也百
萬之粟而委于萬斛之舟不知辭也中流而
不遇風也中流而過風何如哉則人浮于舟
也堯舜之時民之善而可封者比屋焉士之
可用而願為臣者萬邦黎獻焉為堯舜者將
盡封而官之乎官不過百而國不過萬則盡

天下之地有不足于封而盡朝廷之官有不足于仕者矣納以言以探諸其中明以功以試諸其外可者取否者黜天下之悅不悅堯舜不恤也則人不浮于舟也官何自而冗乎朝廷自天子龍飛之初固天下之大祥也固不可以無天下之大賚也然潛藩之州出節之鎮士之泛恩而官焉進士之以年得官而未應于格者皆以橫恩而官焉者以千計焉何其多也任子之法議臣請因多故而痛省之可省而不省也郊焉而任者又以數千計何其愈多也此而不惜至于吏部洒墨而不去官簿汗牛而日增人不加少而官不加多則臧館取罷寺簿于內而省監司之僚屬于外而官冗自若也不難其初而難其后其有及乎為今之計龍飛之恩無所于咎矣而任子猶可議否也任子之法借未能限其入

官之門蓋亦受其試吏之途耶勿限其門名也之省不減之減者夫子之射也觀者如墻夫子不拒也至使子路出而令焉則去者半矣此之謂不拒之拒勿限其門如墻者也嚴其塗半去者也吾非去之也吾之法行而彼自去也仕進之路之盛者進士任子而已士之舉于太學率于州郡三歲而一詣太常者亡慮數千而南宮之以名聞得官者儉于三百焉累舉特恩而得官者儉于三百焉則是大比者再而進士之官者僅及于千也至于任子公卿侍從每郊而任焉庶官再郊而任焉拔于進士則郊者再而任子之官者五六其千也進士之修身積學有老死而不一第得之難如此而取之不勝其寡任子者至未勝衣而命焉得之易如此而取之不勝其多則官冗之源在進士乎在任子乎故臣以為

借未能限其入蓋亦嚴其試：何為而疾也
任子之銓其歲視進士之大比而非大比則
不銓取人之法其數視進士之多少而以初
銓為定額其場屋之日昔以五今以三則繁
焉者簡矣其中程之藝昔以一今以三則易
焉者難矣如是而中者乃得補州縣之吏而
其五不中者然后特與之補吏焉自宰相子
弟下至于庶官之子弟必均焉則舉而三利
得矣貴游子弟脫綺襦之習而勵寒素之業
以成其才一也得之不輕則愛之也重孰不
自奮于功名而國與民不受其厲二也進士
任子其進也均則兩無怨其來者徐則應者
不迫初難而末甚易不過十年官曹清矣三
也又何官冗之足病也哉

冗官下

臣聞任官者寧以事勝人無以人勝事寧以

思齊人無以人齊思先王之時一事一官也
不惟一事一官也蓋有數事而一官也以一
官而任數事是之謂事勝人事勝人故居官
者日無餘暇而身無餘力心無餘思無餘思
則明無餘力則精無餘暇則不懈精明而不
懈則一人無餘也而治百事有餘矣况數事
乎今則不然一官而數人居之一事而數人
治之數人而居一官則不競其公而競其私
數人而治一事則任其功而不任其責甲則
曰吾之官正也彼則增也乙則曰官無異官
事無異事也我何增尔何正焉至于事之缺
而不理民之不悅而有辭上以責之則皆曰
非我也責將誰執哉此以人勝事之病也先
王之時官者不于材未論之先而祿者必于
位既定之后以材詔官則非材不官矣以位
詔祿則祿不及于無位矣非材不官則天下

願官者不僥于官而趨于材祿不及于無位
則天下干祿者不冒于祿而求有所立以得
位蓋有材而不官有所立而不位者矣未
有不材而官無立而位者也則祿之為祿誰
得竊取而素餐之是之謂寧以恩弃人今則
不然人有餘而官不足于是有無官而增官
有餘而位不足于是有無位而制祿夫有
是人有是官有是位而祿之蓋曰子大夫之
勤也不可以不食也今也臨無民也治無事
也而創為空虛之名以為之位而賦之祿不
曰祿之棄耶此以人弃恩之病也昔者堯舜
在上禹皋夔龍在下何其事之多而人之寡
也一日萬幾事不多耶而皋陶一人也明刑
則斯人焉弼教則斯人焉制蠻夷則斯人焉
治寇賊則斯人焉刑 教也蠻夷也寇賊也
是得為細事耶舉教大事而一士師之官兼

之而數事如一事也大事如細事也則天下之官有下于士師而天下之事有小于此數者其有以人勝事者乎三代之士蓋有貧而祿仕者矣疾而食于上者矣抱關擊柝也乘田委吏也此貧而祿仕者也然士則祿仕也而非抱關擊柝非乘田委吏則祿亦有及之者乎無也則必有取而且功也瞽者食于樂跛者食于門比疾而食于上者也然人則食也而非能樂非能門則祿亦有及之者乎無也則必有事而且勞也則當時之祿其有以人棄恩者乎古今之官未有冗于今日者也祖宗之制每路監司提轉而已今則提轉之外又有提舉若常平者焉郡有常賦三有嘗入一吏運牙籌足矣不可以無官長也臨之以一轉運足矣今則有使有副又有判焉小郡兵馬之官至于五六人而同一職小邑

征稅之官至于二三人而共一事以人勝事
莫甚于此老氏之宮獄靈之祠率建官以鎮
焉自宰執侍從之斥者婦者老者與夫廢官
之一命而上而貧者墮者客者高之為置使
提為領軍之為主管為監此何取哉此取何
事哉國之安危民之休戚政之利害不知也
而一日不廩之則怨問之則曰我奉祠也如
此者千百焉國得而不貧民得而不病耶以
人弃恩莫甚于此楚人有拙于耕者患于踐
其所種而莫之生也則以教人有其輿而已
坐于上以種焉自以為策之得矣既而鄰田
之稻生矣而已之不稻不生夫楚人者非不
知愛稻也而愛非其愛也以已之不踐為不
踐而忘其教人之踐為踐之大也設官以為
民也恐一官一人之不治而以教人治一官
得無踐吾民者多耶人有毀瓦畫墁而得食

則食人與食于人者交受其咲制祿以食功也。以士大夫之無位而創為奉祠空虛之位以祿之得無與毀瓦畫墁者類耶。臣願朝廷痛革其弊每路之監司止設提轉之一職而轉運止于一員折釐茗以隸于刑舉常平以歸于漕則監司之冗員省矣。大郡之兵官不踰于二而小郡則止于一。大邑之征稅設官者一而小邑則無以令丞至于幕職有簽書而又有判官簿尉之可以併省者則存其一而廢其一。則郡邑之冗員省矣。庶乎人不勝事也。先嚴任子試吏之法三歲一試而補吏者不過五百則來者徐而官曹漸清。然後乘其清而去其浮食所謂祠祿者一切罷之。庶乎不以人弃恩也。嗟乎不制其來勿病其衆不散其衆勿病其冗。前之說行所以制其來而散其衆也。制之散之而后去其冗則盡去

天下之冗官而天下有不覺者矣覺且不覺也怨且得而怨也耶

民政上

臣聞民者國之命而吏之仇也吏者君之喜而國之憂也天下之所以存亡國祚之所以長短出于此而已矣且吏何惡于民而仇之也非仇民也不仇民則大者無功而其次有罪二驅之于后功啗之于前雖欲不與民為仇不可得也是故一政之出上有意而未決則吏贊之上有命而未行則吏先之吏所以贊上之決而先上之行者非贊其便民者也贊其不便于民者尔曷為不贊其便民而贊其不便于民者耶贊其便民者無功而贊其不便于民者則有功也是故政之不便于民者未必皆上之過也朝廷將額外而取一金以問于某士之守臣必曰可也民曰不可不

以聞矣不惟不以聞也從而欺上曰民皆樂輸又從而矜其功曰不擾而集上賦其民以一則吏因以賦其十上賦其民以十則吏因以賦其百朝廷喜其辦而不知有破家鬻子之民賞其功而不知有願食吏肉之民吏之肉不足食也功歸于臣怨歸于君利于國者小害于國者大此可悼尔古之人君所以至于民散國亡而不悟者皆吏誤之蓋夫賦重于民怨此姦雄敵國之資也可不惧哉唐趙贊為一切聚斂之策德宗盡用之及涇卒之變都民散走而賊大呼曰汝曹勿恐不奪汝商貨僦質矣不稅汝間架陌錢矣德宗亦問此也乎奉天之圍危于一髮而猶庇趙贊若愛子然夫愛一趙贊而不愛社稷之重忍于圍逼之辱而不忍于誅一聚斂之臣其入人之深如此至于反國可以戒矣然趙光奇訴

之以和糴害民則不信蘇弁欺之以害市利
民則信焉且夫朝廷之政雖聖人豈能盡善
惟其思以出之詢以審之見不可而更之斯
聖人而已矣何德宗之雖悟也國家軍旅再
動蓋有不得已而取之于民者然譬之張琴
動則急之靜則緩之蓋動必有靜之則其
動必調急必有緩之則其急不絕以動繼
動以急增急則雖以黃帝五十絃之瑟亦無
全絃矣聞之道路徃歲柳寇之作亦守臣和
糴行之不善之所致也嘗有以告陛下者
乎天下皆知朝廷有意罷此寺之後矣雖然
臣猶有聞焉江西之郡蓋有甲郡以絹非土
產而言于朝乞市之于乙郡者此何謂也民
所最病者與官為市也始乎為市終乎抑配
是以聖人謹其始也今乙郡之諸邑已有論
稅之高下而科之者矣無一錢償民也民之

不願者官且治之名為督責于正租實為鄰
郡之橫歛且有所謂和買者已例為正租矣
又有所謂准衣者亦例為正租矣今又求鄰
郡之絹是三者之絹與正租之絹為四倍而
取之矣民何以堪而吏不以聞惟朝廷亟罷
之庶不為斯民不拔之疽根也且無使民言
曰此絹自陛下始若曰其如甲郡軍士之
寒何然則前乎此者士皆冬而不裘耶且甲
郡欲市乙郡之絹何不遣吏移市之何必假
朝命而官市之哉此必有奸焉甲郡則出大
農之錢且書之曰公日出公錢以市公郡之
絹也然公錢不及乙郡之民也此必有私之
者矣民何從而訴哉蓋民訴于朝廷朝廷下
之于州縣：執訴者嘗之以証其服又呼
其民強使之書于紙曰官有錢償我矣州縣
以訴者之所服與民之所書而復于朝廷無

以詰也。罰一懲百，誰敢復言者？民有飲恨而已矣。晉女妣齊曰：何必瘠魯以肥杞？聖天子在上而有司不平如此。

民政中

臣聞聖人之于天下，惟其有所甚疑，是故有所不疑。天下几路，一路几州，一州几邑，而聖人以一身臨乎其上，以百吏分乎其下。夫所謂守令者，豈郡龔黃而縣卓魯者耶？聖人者，將遂以為吏皆能愛吾赤子，而吾民皆無疾苦愁歎者耶？苟不疑而不得也，聖人則有所不疑者矣。蓋人不可以盡信，亦不可以盡不信。盡信則天下之奸有所蔽，盡不信則天下之人皆無可寄者。聖人者，擇天下之有可寄以察天下之有所蔽，是故深居九重而見民之肥瘠，于四海之外；優游岩廊而聞民之歌哭，于大山長谷之間。唐虞之牧西京之部

刺史唐之十道使今之提轉刺舉之監司皆
天子之所寄以不疑者雖然今之監司疑則
不疑矣無乃太不疑耶臣聞之先儒蘇軾曰
養貓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養
犬以防奸不可以無奸而養不吠之犬夫不
捕不吠之貓犬不過無功而已未有大害也
然已在不所不養今則不然貓與鼠同乳而犬
與盜搖尾矣欲望其止于不捕不吠而不可
得也 朝廷亦嘗留意乎蓋監司之于州縣
有所不敢問有所不暇問有所不復問公郡
之守嘗為侍從也則監司幸其復為侍從而
有所求公郡之守嘗為臺諫也則監司懼其
復為臺諫而有所擊至于縣令之與在朝公
官有姻有舊者皆不敢問民訴公守則執其
人封其辭以送公守民訴公令則下其牒以
與公令是為守令報仇也守令從而甘心焉

后有寃者夫誰敢自言此之謂不敢問 朝
廷舊歲免和糴而江西之州有田秋租而每
斛和糴十之二者 朝廷罷兵再歲而舊年
江西之縣有督馬穀如星火者大旱不粒而
不少減飢民流徙而不知恤監司視之亦如
秦越也此之謂不暇問郡縣之昏憑守令之
寵以暴吾民二許之者若拔山然蓋監司既
庇其守令則并庇其昏此之謂不復問 朝
廷以監司為信安知不可信聖人之為天下
使民有所怒而不洩則其怒有當之者怒而
不洩者惟無發也一發則必極于大亂而不
可止君相之于監司蓋亦如唐開元之精擇
採訪而又專責臺諫以督察之歲取其功罪
之尤者明著之以示天下而不次陞黜一二
人焉以聳其懦臺諫急則監司警監司警則
郡縣肅廢凡民怒之少洩不至于一旦如潰

洪河決壞壤也

民政下

臣聞天下之事不可名之以無故之大也名之以無故之大則將待之以甚難之舉名之以大而待之以難則上之人徬徨睥睨而不敢決下之士畏懼沮喪而不敢議始乎不敢議卒乎廢其議始乎不敢決卒乎寢其決事之難行古之難復而天下之難治皆出乎此而今之所尤紛者田之議是也且事異職而取異力從其取而力之則力之為有功非其取而力之則力之為無用夫也田者一有司之事耳何至于煩天子之宵旰而累廟堂之講明哉臣聞禹之治水非躬于疏鑿周公之作洛非手于營築夫固有治之者孔子曰出納之吝謂之有司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是故先零之田充國不以累宣帝

許下之田棗祗不以累曹公而漢宣帝曹公亦未嘗下取一屯田之事而代之憂今特待區區之屯田以甚難之事則天下之事又有難者將何以待之比非名之以無故之大之過歟臣請得而小之且屯田之事其實甚小而其名甚大者執屯田之名也屯田之名不去則屯田之實終不可行田以屯名豈非以屯兵而名耶古者兵農一人漢之良家子唐之府兵猶有先王之典刑也自張說之募劉守光之刺而兵農始為二人矣故自唐以前鄉井無不能戰之農而營壘無不能耕之兵非農之可強以戰而兵之可教以耕也彼固世于耕而習于戰也以其習焉者而離鄉井故其戰不慄以其世焉者而居營壘故其耕不怍今則不然兵人者靡衣侈食藉博而使酒傲岸踞肆視農民以奴隸而尚肯為農

民之事我今欲屯田而猶執其名以責其人
是駕虎豹以耒耜而鞭之使墾田也其不可
明矣且又有不可者兩淮之屯田臣不得而
知也 臣獨見江西之屯田大抵其田多沃而
荒其耕者嘗因其利則官與私皆不獲夫田
之沃者耕之招也而何至于荒利不歸于上
則歸于下而官與私何至于兩不獲租重故
也租重故一年而負二年而困三年而逃不
逃則囚于官不瘦死不破家則不止前之耕
者去矣后之耕者復如是焉官之遺利可勝
惜耶又有大不可者古之屯田昔有謂也行
于內地則為濟飢許下之役是也行之邊地
則或為備敵或為謀人李泌之議充國之議
是也用兵之日則兩淮顯行之可也非用兵
也而驟焉揚兵以屯田焉驚焉將擊必匿其
形何至于彰 如是我其是故莫若去屯田之

名舉而准之屯田不授之兵而授之民田以
口授業以世守如唐太宗之授田使兵身民
分農以食兵故戰者逸兵以護農故耕者安
農安而兵逸守則堅戰則強其利一也君子
之舉事不言不可言之名不行不可行之言
欲行屯田而憚于明言之則名之者非也今
天子曷不詔兩淮之漕司與守臣于兵火之
後招集流民其民存者以其田復之其亡者
許他人承之其為田之在官者曰屯田曰營
者曰沒入者舉而一之為世業以授民之無
田者且不聞于江湖閩浙之民則行之可言
言之可名矣夫吾自有田吾自有民以吾之
田授吾之民此何驚于數而何疑于逼哉其
利二也其事既行則又詔于內地諸路之守
臣有民稠地狹而頭邊則迂之淮有水旱飢
民之就食則就于淮使民得自言而聽其求

官隨所過而為之給何患無能耕之人哉檢
校經界之舊籍以為均稅之額盡鬻內地之
屯田以為牛種之資其熟戶則蠲其几年之
租其新民則蠲其几年之租何患無樂耕之
人哉且使人必有道因其所利而利之謂
也今使兩淮之地民戶增而垦田多者必以
韓重華之賞而賞漕臣以王成之賞而賞守
令則吏之所利也民之來者優而恤之如前
之說則民之所利也是三人各利其利各力
其職而又糾之以諫官御史以察其擾且偽
則不出十年兩淮無餘田而有餘穀朝廷
有兵食而無兵費邊上之粟如山而內地之
餉漸可省矣其利三也辭屯田之名以享屯
田之實不在此耶或曰田之在官者不賣之
之而直授焉官其費民其幸矣蓋為政者必
視其所爭而為之制夫以民爭地則地重

以地爭民則地輕地重者賣之可也地輕者
授之可也今兩淮之地所謂地爭民者也授
之猶未必來而况賣之耶後民以築而賣之
木驅民以戰賣之箭臣不知其說也惟朝廷
擇其中而已

誠齋集卷第八十九
誠齋集卷第九十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程試論

漢文帝有聖賢之風論

論曰有德之主非以功能勝而以風味勝三
代既往賢聖之名亦與三代而俱往與三代
異其世而不與三代異其德漢文其庶幾乎
世主以功業聞而帝之功業無一之可稱世

主以才智顯而帝之才智無一之可見君子
乃以聖賢許之者以其風味而得之也風味
隱而功能顯則無以見孝文矣魏文帝曰漢
文有聖賢之風有才之主與有德之主二者
同日而論之未可也論有德之主當如玉人
之論玉聖人之論學市之庸工屑石而鍊之
毀瓦而藥之既成而謂之玉視之良玉也其
光熒然其聲泠然玉則玉矣至于玉人之所
藏初無如是之聲光也然輝不足而潤有餘
無暫美而有遠器不惟玉也惟學亦然聖門
諸子俊辯如賜人以為仲尼不及也英氣如
由自以為諸子俊不及也然是二子者聖人皆
不與之蓋亦之俊也氣之英也非所施于聖
人之門也故聖人之所與不在于二子之英
與俊乃在于類之如愚點之詠而歸耳不惟
學也惟君亦然故論王者不以輝彩而以

器質論學者不以術業而以氣象論君德者
不功能而以風味文帝之為文帝也強不如
秦武不如世宗功不如唐文皇不如則信不
如美不爭似弱有容似懦過儉似褊似則信
乎其似矣而帝之所以聖所以賢者術也蓋
嘗聞之快其忿以殘天下之生先王不忍也
帝獨得辭其弱執矜其察以穿天下之欺先
王不樂也帝獨得辭其懦執厚其奉以靈天
下之藏先王不屑也帝獨得辭其褊執以帝
之用心求帝風之味溫乎其有所不可激也
曠乎其有所不可隔也淡乎其有所不可誘
也帝之不如後世之君固也而其風味則三
代聖賢中入也不如後世之君而有三代聖
賢之風味帝亦足矣 帝何求哉或謂肉刑
之除其文帝瑜中之瑕也歎嗟乎亦見其末
而莫原其初者也隨其藪而莫暗其形者也

肉刑何從而作乎其作于聖人之不得已乎
洪荒之世人與禽之未別則夫所謂人者其
能如今之世禮可以繩而法可以糾哉其所
大亂而不可止者也由是肉刑生焉聖人非
欲作也欲不作而不得也非欲存也欲除之
而未可也漢文之世其民醇且厚矣可以除
之矣而弗除也則帝亦不仁矣堯夫舜復生
必除之矣帝除之而有過則堯舜除之亦有
過乎謹論

大人格君心之非論

論曰忠于身而后言以言忠于君蓋忠于身
者其正先身而后君忠于君者其正先君而
后身先身而后君故其忠無形先君而後身
故其忠有名恕其身之不正而責其君之必
正名則有矣大人不為也大人者無所責于
君也無所言于君也非不則也無可責也非

不言也無可言也自吾君得我而與之居吾
身之自正既暴之天下而無所媿吾君之不
正亦潛消于心而不自知吾君且不自知也
吾何知焉吾且不知也吾何言焉此正君之
妙也孟子曰大人格君心之非豈非以大人
者正己而物正故其正君也為最易歟君子
之事君有以言諫有以身諫君有過言力為
之繩此言諫也非身諫也君有過行痛為之
糾此言諫也非身諫也吾聞以身諫者從以
言諫者凶蓋吾君之過與其回之孰與消之
與其救之孰與先之言過而后繩君子以為
不若無過之可繩行過而后糾君子以為不
若無過之可糾非私吾君之過以為諂也消
之于先其為力不難也非掩吾君之有過以
為諱也救之使回其為力不易也古之君子
以身諫者也后之君子以言諫者也此其為

逆與凶之異也古之君子何修而能以身諫也豈以其積于己者素厚而服于入者素著歟名為天下之正人而心傳聖賢之正學身履天下之正道其在山林吾君恨其不能致也其在朝廷吾君忘其己為之尊也恨其不能致則必深自咎其君德之不足与有為也忘己之為尊則必深自憂其賢者不得可而親也自咎其不足與有為其非心邪意十已太四五矣自憂其賢者不可得而親其非心邪意十已去其六七矣則其立人之朝吾君與之居處與之笑語與之謀議与之注措未几何也吾君忽乎其為聖君矣天下見吾君之聖也不知其所從來也見吾君動罔不聖也不知其何為而至此也謂大臣之力歟吾未嘗有言也謂非大臣之力歟自吾君有意乎吾而君德已進也夫能使吾君有意乎其

人而君德已進而况與之居也歟非孟子之所謂大人誰與領此魏鄭公之在唐吾嘗敬之吾嘗愛之吾今且猶敬愛之而况于其君乎太宗袖鷲禽而斃之惟恐公之或見也太宗欲幸東都而中輟惟恐公之或聞也非恐公之聞且見也愧也非愧也敬也夫為人臣而能使其君敬之能使其君愧之無諫之言有諫之功蓋公之仁義之學固有不言而心化者歟孟子所謂大人公未盡也而格君心之非公則近之矣吾是以敬之吾是以愛之謹論

魏鄭公勸行仁義論

論曰人君之于道賢有所近則言有所入蓋道無難易而君子之言有從違言無從違而人君之賢有遠近賢之所不遠小人不能却而遠賢之所不近君子不能勸而進太宗之

行仁義人以為魏鄭公之勸也帝亦自以為
公之勸我也不知夫非公之勸也言之入也
非言之入也帝資之近也帝之資不近乎仁
義而可勸則封倫亦能勸之矣故太宗曰魏
徵勸我行仁義君子以為非勸也天下之治
亂其發在機其決在人非發之難也決之難
也蓋天下無一定之說也天下而有一定說
則誰不能決之者是故儒与墨並興而道與
術交攻此有此之說而彼亦有彼之說將沒
其所謂道則倦于難成將不沒其所謂術則
樂其有速効難成也者難毀者也速効也者
速禍者也世主能作其怠心以勝其樂心見
其難毀以破其速禍者希矣治亂之机一言
發之百世不得而移之決之者果難矣哉秦
堂上之議一甘龍之言不謀商鞅之言孫君
子已知秦之短矣漢匈奴之一議王恢之言

行韓安國之言不行君子已知漢之災矣而
秦昭王漢武帝不自知其祚之短民之災
由此而生也不惟不知之又從而樂之可悼
也乎唐之治不在乎正觀之后而在乎正觀
之初正觀之初太宗求治而未有所以
嘗有言矣封倫亦有言焉公之言仁義之言
也倫之言利名之言也公之言似甘龍似安
國似可儉倫之言似商鞅似王恢似可樂方
是時一言之勝負一代之治亂也君子憂之
非憂其亂也憂其彘也非憂其彘也憂其
決也使太宗有秦昭王好伯之資有漢武帝
喜功之資則倫之言勝而公之言不勝矣公
之言所以勝者以帝之資不近二君之資故
也帝之資不近二君則烏乎近哉帝資之所
近乎先王仁義之資也資之近故入之也
聖入之也堅故決之也果決之也果故彘之

也成米斗三錢外戶不閉四夷來賓非勸也
資也非勸而太宗以為勸豈亦太宗之賢樂
其言之忠而忘其資之近故耶大抵求治之
至莫難于有其天有其天矣莫大矣盡其人
曷謂天資是也曷謂人學是也鄉人之憫孺
子入井也齊宣之不忍一牛也太宗之規明
堂圖而罷鞭背也禹湯之泣因祝網也其天
者相近也然鄉人之不為齊宣之之不為
太宗之之不為禹湯何也其人者相逢也
充其人之學以極其天之資鄉人其不為禹
湯乎而况太宗之賢也哉君子于此是以為
太宗而歎也謹論

陸贄不負所學論

論曰君子之學問也真故君子之名節也全
士大夫所以名毀而節喪者世以為所行負
所學非也其學非真學也其學果真學也則

終身之名節已定于平日之學問矣得之真
何所失于偽定于初何所負于終陸宣公自
謂不負于所學其果不負于所學耶曰不負
云者公之謙云自學之真故其名節不待守
而全守且不待也又何負不負之足為公道
哉曰不負云者公之謙辭云尔天下有偽學
而無真儒以偽學而廢真儒則惑矣昔有學
論語而敗于佞此張禹氏之賤儒也學儒而
敗于貪此張涉氏之賤儒也學春秋而敗于
姦此公孫氏之賤儒也自吾儒之有三子也
而吾道或几乎廢矣世主見一儒者則必逆
疑其人世儒見世主之疑則又曲為之地是
二人皆者過也夫何故逆疑其人者曰是其
容之頹然是其言之凜然現聽焉而已矣用
之且將為佞為貪為奸固無用子學也曲為
之地者曰彼三子者過不在學也過在變其

學而不守也嗟乎前之說行則天下無可用
之儒后之說行則天下有可變則學以學為
無用學之有用者犹在也以學為可變學果
無用矣天下有無用之學有用之學訓詁
者無用之學也學之偽也名節者有用學之
也學之真也三子者假訓詁以售奸邪非偽
而何又烏用曲為之地而謂其負所學哉有
真學則無負無不負矣世王之與世儒固未
見孔顏之學也亦嘗見陸宣公之學乎下罪
己之詔以回天下之心說者以此為公之不
負所學也專西卒之任以復天下之業說者
以此為公之不負學所也不知夫此公之計
也非學也此公之功也非學也故蕭復以扶
君子天子有不拔之疑解之者公也擊裝延
齡以沮小人天子有不犯之者公也著
匡書以爲志詩天下有不堪之穿安之者公

也解天子之疑者難也未若犯天子之威者
難也未若安天下之窮者難也舉天下之至
難而皆公之所至易公儒者也立朝何其勇
也公勇者也去國何其安也學之力也公之
身與學為出處學之力與公為終始又何負
不負之足云哉不負之說吾是以知公之謙
也嗟乎國患無真儒耳士患無真學耳洙泗
之學陋巷之學浴沂之學退自齊梁之學用
之則舉天下而措諸堯舜世俗以為儒者之
夸也不用則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世俗
以為儒者之倨也至于為漢之三子者世俗
則以為賢也世俗之所謂賢者固誤人之國
也俗世之所謂夸與倨者未易得也孔顏則
不復生矣得陸宣公而用之其國之安治亂
何如哉當陸宣公之存也小人不以為夸與
倨者少矣嗟夫夸與倨者未易得也謹論

宋璟剛正過姚崇論

論曰與天下以治之福不與其君以治之功此大臣愛君之厚也蓋治生于不治不治生于治方其不治人君以一身而憂天下及其既治人君以天下而樂一身大臣成其君之治可也與其君之治不可也與其樂之則怠矣姚宋之相明皇同于成開元之治也而論者以璟為過于崇何也蓋璟以其治與天下崇以其治與君其與天下以治之福君亦享其福與其君以治之功君必喪其功彼宋璟者其剛有可憚其正無可喜將致其君子終身不樂之地者也致其君子不樂乃所以致其君于不憂致忠臣曰宋璟剛正過姚崇親君子而疎小人乃人君之心也親小人而疎君子非人君之心也君子之過也君子之事君不使之樂又使之憂不欲其喜必欲其憚

不待小人間之君已病之矣非君子之過乎
是不然君子之心必有所不愛而後能有所
愛其所愛者君之治也故使之憂不使之樂
其所不愛者身之不踈也故欲其憚不欲其
喜非不使之樂也無樂於初有樂於終有憂
之名無憂之寔茲其所以有樂于君歟非不
使之喜也吾得其喜君得其亂吾得其憚君
得其治茲其所以無愛于身歟天下之治亂
君子所恤也吾身之親踈君子遑恤哉嗚呼
以治与天下而不以治与其君此宋璟之劉
正所以過姚崇歟姚崇何人也中興之賢相
也宋璟何人也亦中興之賢相也咸開元之
治致中興之功二公可同也一則叔譎一則
劉正二公不可同也吾嘗觀乎姚矣明皇之
獵自獵以進皮冠之招無是舉也太廟之壞
以為偶然夷伯之震無是說也捕蝗之役不

曰脩德緣生之書無是法也姚之推譎一至
此哉吾嘗觀乎宋矣中使之召不交一言孟
子之所以遠王驩也倖臣之飲正色而起蓋
寬饒之所以忤許伯也無逸之圖戒以滯亂
周公之所以警成王也宋之剛正一至此哉
當是時明皇之見姚也吾意其一言必和焉
一政必美焉姚之為人溫乎其可喜也明皇
之見宋也吾意其一言必規焉一政必刺焉
宋之為人凜乎其可憚也見姚而喜明皇以
開元之治為極治明皇其不樂乎見宋而憚
明皇以開元之治為未治明皇其不憂乎姚
宋則皆賢也開元則誠治也明皇樂于開元
之治天下不見其禍明皇憂于開元之治天
下不見其福不勝其憂明皇于是乎一而遂
韓林再而遂九齡不勝其樂明皇于是乎一
而林相甫再而相國忠天下之事至此然者

知宋璟之可憚乃深可喜欤然則不以治之功與其君真愛君之厚者也大抵天下猶一家也君臣猶父子也昔者秦皇帝有二子焉其長則扶蘇也其季則胡亥也扶蘇好諫秦皇帝憎焉胡亥不諫秦皇帝暱焉扶蘇不在外秦皇帝無一日之樂胡亥不在側秦皇帝亦無一日之樂扶蘇遠矣胡亥近矣秦皇帝之不樂一變而為樂矣秦皇帝之不樂則變而為樂也秦皇帝亦變而為漢也秦皇帝不思扶蘇而明皇思九齡唐之所以未忘欤論者欲觀唐之君臣觀秦之父子則得之矣謹論

李晟以忠義感人論

論曰君子不能回天下之勢而能回天下之心之所回勢之所隨也天下不幸小人在朝知逆天下之以心順其君不知離天下之

心以去其君天下之心已去于其下而小人
之寵猶不去于其上天下之勢至此雖使君
子為之若之何而為之哉淫亂之變天下共
應靈祀之為也李晟欲以孤軍而渡王室其
勢亦難矣晟不求于勢而求于心蓋天下之
勢可以定不可以傾一傾則難定天下之心
易以散亦易以收一收則不散晟以一已忠
義之心感天下忠義之心天下之心既回天
下之勢自定矣史臣曰李晟以忠義感人人
之言曰與死人同病者其病不可醫與危國
同勢者其勢不可為醫無愚良也其能医者
非医之能也必不可死之病也君子無巧拙
也其能有為者非君子之能也必不可危之
國也嗟夫此庸人之論也非君子之論也庸
人之論以天而廢人者是君子之論以人而
輔天者也能医不死之病庸医亦能之何取

乎良医哉能存不危之國庸人亦能之何取
乎君子哉惟天下必死之人足以試良医之
技惟天下至危之國足以試君子之能夫良
医所以能生必死之人君子所以能存至危
之國亦必有說矣人之命雖係乎天實係乎
人之氣國之命雖係乎天實係乎人之心良
医者有藥以回死者之氣是以能生必死之
人也君子者道以回國人之心是以能存至
危之國也李晟之存唐必以忠義感人心此
其回之、藥欽德宗初不病也唐室初不危
也建中之政天下相賀德宗何病焉雖未能
以天下取河北亦未聞以河北而制天下唐
室何危焉靈杞一進殺真卿沮懷光士心去
矣聞梁有征陌錢有征民心去矣戰者未返
成者復行軍心去矣耳夫天下之權託于人
也主人主之權託于誰哉一曰士二曰民三

曰軍令也德宗之託于天下也是人者其心
昏者矣洺原之役奉天之役興元之役不在
于朱泚作難之也日識者知之久矣當是時
也以我之寡當賊之衆：寡不敵也以弱當
弱當賊之強：弱不敵也懷光吾大將也則
叛于內三鎮強藩也則應于外唐室之危何
如哉李晟以一己之忠義回天下之心以天
下之忠義回天下之勢以寡為衆以弱為強
以孤軍渡京師匡必死之病而存至危之國
天地亦人也嗚呼無強國有強人有人而有
國者吾聞之矣無人而有國吾未之聞也唐
至于德宗大盜再興天下則定有人焉故也
安史之亂李郭以忠義而相勉遂能回天下
之心涇卒之亂李晟以忠義感人陸贄以訓
辭感人亦能回天下之心唐之人心其去者
再小人離之也其取者再君子回之也夫哉

人心乎大哉回人心之人乎與其既去而回之孰与未去而留之吾故因孝農之事而備論之有天下者可以戒矣謹論

儒者已試之効如何論

論曰道不難于用而難于信蓋道也者用則為帝王之業不用則為儒者之業故夫儒道也者可以不用不可以小用世主之求近功者見儒之不可以小用則以儒為不適于有用也既不信其道烏能用其道乎君子將欲言儒者之可用不必言其可用也蓋以古人已試之効而信之乎唐虞三代已試之于一時者也夫子已試之于萬世者也試之一時而其用不可掩試之萬世而其用不可易然則世主視之可以少信矣能信則能用矣用與不用儒者不計也而信與不信其關人之國豈小哉班固志藝文之言論儒家者流所

以言其効也請遂言之天下之理貴生于有
功賤生于無功此儒者之所以不如百家之
說也嗚呼孰知夫不如百^家之說此其所以為
儒者歟百家者曰歛富而欲強而強問其期
則曰朝行之夕見之何其有功歟儒家者曰
欲帝而帝歛王而王問其期則曰必世也百
年也何其無功歟自百家之有功也而儒始
賤矣自儒者之無功也而儒始愈賤矣儒非
無功也無近功也儒非可賤也世主賤之也
一言出于儒則誅之以為大也一事出于儒
則咲之以為迂也大與迂相遭而賤與貴不
相敵此儒者之所以不如百家之說也嗚呼
孰知不如百家此說此其所以為儒者歟堯
舜三代與吾夫子蓋嘗以身試儒者之道矣
太和之治何從而來哉元聖素王之業何從
而致哉儒道之為也是道也用之則治不用

不用則亂；而用之則復治天下之有君臣
父子也仁義禮樂也誰之力也天下有之故
天下忘也之一日而無君臣父子也無仁義
禮樂也天下何如哉然則儒者已試之効可
現也已秦人蓋嘗以身試百家之說矣富則
富矣君富于上民貧于下猶不富也強則強
矣有強于威無強于威猶不強也得地而失
民取人之國也而人亦取其國也然則百家
已試之効可現也已世主現之儒者有功乎
百家有功乎儒者可賤乎百家可賤乎能移
其所以信百家之心以為信儒者之心則儒
者之可用與不可用決矣世主信則用之不
信則已之儒者忘言焉可也班固之論儒者
言其道之最高此適所以滋世主之疑也人
不吾高而吾自高焉誰其信之至其歷陳唐
虞商周及仲尼已試之効賴有此尔雖然言

之可信者易言之必信者難昔賈生蓋嘗言
儒者之身百家已試之効矣其言于文帝曰
今或言禮義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商周
秦事以規之乎生之言不為緩矣而文帝若
無聞也有黃老以病其心生之言何從而入
哉曰班固之言感生之言吾故曰言之可信
者易言之必信者難謹論

文帝曷不用頗牧論

論曰賢者不能使人知而能使人思知與不
知賢者初莫之計思與不思有國者竟莫之
悟二者常巧于相違而不喜于相遭是可歎
也漢文帝聞說者之論而思頗牧之賢謂文
帝之思為未善不可也然當頗牧之時或以
間而擯或以謬而殞孰知其誣孰知其賢哉
其生也莫知其往也始思：頗牧而天下無
頗牧矣使其復有頗牧其能知頗牧乎淺于

知而汲于思薄今而厚古豈特一頗牧而已
哉揚雄曰文帝曷不用頗牧賢者不求不用
不求必用吾之所挾不用則泮其身用則泮
其國謂賢者求不用賢者有是心乎其挾在
我其用不在我不在我而求之又泛而必
之自古聖賢君子未有或是之能也頗牧之
在趙也頗牧不負趙而趙實負頗牧負與不
負頗牧何心焉可悼者趙之社稷而已矣生
矣而已矣使頗不以趙括代牧不以郭開死
韓魏不侵匈奴不侵非頗牧之也二子遲一
日而去趙則趙之國遲一日而為秦此誰之
功乎雖然二子之功不求其君之不負也求
其畧知焉而不得也知且不知也而况于思
乎漢文帝之思二子亦可為二子賀矣使二
子而有知亦少慰矣然天下之事至于思其
人而不獲其用君子謂之無益漢文之不思

二子二子之病不加多漢文之思二子漢文之病不加少且匈奴之寇日迫而帝也乃欲起頗牧于九原不使匈奴聞之為之一咲而已使頗牧聞之有不咲者耶漢文之魏于尚犹趙之于頗牧也捨今頗牧而思古頗牧善謀國者然乎哉帝能思頗牧吾亦能思魏尚也願以帝思頗牧之心為帝思魏尚之心帝其許之乎馮唐謂帝有頗牧亦不能用其意則然矣其氣無乃猶未卒其辭無乃猶未婉乎氣卒則辭自婉辭婉則君自悟吾於馮唐之論猶有憾焉且帝嘗謂李廣在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士患不遇主廣之受知於帝尚可諉曰不過主耶遇主而又云：若尔是高帝不生廣終不用也有李廣則捨之於焉無頗牧則思之於古焉馮唐謂帝雖頗牧不能用帝則怒唐也怒馮唐之言而不悔李廣

之論帝其忘之乎帝不之帝當悔於廣則不
怒於唐矣不怒唐而悔廣則頗牧二子者思
之可也不思亦可也謹論

文景務在養民論

論曰必有所不為而後有所力為天下之事
將求夫有功則無恤其有勞將病其有勞則
恥其無功二者要難也文景之治將有所取
不得有所捨將有所重不得不有所輕是
故敵之未柔也國之未強也名之未禁也皆
有所不問蓋吾方以涵養天下為事一夫之
擾一物之病皆足以累吾涵養之全而又違
他事哉班固曰文景務在養民治天下之法
二曰靜曰動人君出治之法一日專則有守
有守則無慕無慕則有成羿而慕王良則喪
其射伯牙而慕高漸離之筑則喪其琴扶國
不可以兩能：固不可以兩精也堯舜治天

下以靜者也湯武治天下以動者也成康治天下以靜者也宣王治天下以動者也由靜而治焉治而專焉是以有垂衣摺刑之治由動而治焉治而專焉是以有創業中興之治曰動曰靜雖聖人不能兼舉而雜用也擇其所當務而吾執之以為專務始之以擇繼之以不疑終之以不改夫是之謂專務文景之務獨在于養民蓋以古之靜者而自處矣而于天下之功名何務焉平城之仇可報也文景不報也嫚書之悖可報也文景不恥也火通甘泉之警可忿也文景不忿也文景非能忘情也彼固有所不暇也曷為不暇也文景之所務有不在此也使天下之民安何不報東門之役使天下之民富何心紀燕然之功使天下之民仁且壽何必數入陳之俘得匈奴之輜重孰與吾太倉之腐得單于之朝孰

年吾黎民之醇天馬蒲萄之利未足以易吾
之桑麻滿野也龍荒大漠之取來以易吾烟
火萬里也文景捧此務而固執之智者必忿
于心勇者必忿于色矣未凡則相與樂之已
而忘之矣天下忘文景之仁而文景不忘天
下之民文景之不忘專于仁者也天下之忘
文景安于仁者也故夫粟帛之賜文景之不
惠也征賦之減文景之庶德也刑罰之凡措
文景之寬政也非文景養民之務也文景不
以有功者易其有勞者是真文景之務也歟
千金之家其所以起者動也其所以守者非
動也靜也其祖父之披荆棘犯霜露不為則
不可也豈樂于此乎哉子孫守之不知其祖
父之初不樂乎動也狂夫怵之編夫激之以
為無動于身則无強于家或聞焉或訟焉家
則強矣無乃適所以為弱乎哉孝武是也孝

武以為文景之怯也矯而振之唐蒙之狂孝陵之褊而文景之生產作業始搖矣末年之事使文景見之其心不傷乎哉湯武周宣之動不得已為者也孝武承文景富之底全盛而必欲動焉其亦有不得已者耶故治天下之法可喜者動也可咲者靜也孝武可喜者也文景可咲者也可咲而可安者也謹論

太宗勵精思治論

論曰明主之勤于治其勤不可見而其成不可禦蓋可見者以勤為勤也不可見者以思為勤也以勤為勤者事常出于勤之外以思為勤者事不遁于思之中納天下之治于一思出一思之治於天下治之功未具而治之計已具矣太宗之勉勵精勤以治天下非費其勤也費其思也思以計乎治以應乎思故其勤不可見也而其成不可禦也勤于思

而不勤于迹又何見焉出于心而成于治又
誰禦焉崔植得其說故曰太宗勵精思治天
下之治亦難矣勤則不成不勤則成可為長
太息也且夫量書者即成湯之昧爽也傳食
者即文王之日昃也然與湯文同其勤不與
湯文同其治何其勤而不成歟師廣成者即
梁人之燕戒也游岩廊者即晉人之高簡也
然與梁晉同其不勤不與梁晉同其不治何
其勤不而成歟蓋有衆人之勤有帝王之勤
衆人之勤：以勤也帝王之勤：以思也以
帝王而為衆人之勤秦隋以之以帝王而為
帝王之勤黃帝堯舜以之太宗之勵精不用
于事而用于思其以不勤為勤者歟其不以
勤為勤而以思為勤者歟田業之法府兵之
法租調之法此治之器也非法也木斗三錢
之治外戶不閉之治蠻夷宿衛之治此治之

象也非勤也兼行將相之事親征夷狄之事
日教衛兵之事此勤之目也非綱也太宗勵
精之綱其在於一思乎太宗何思也其事
而思乎有所及必有所不及其物而思乎
有所甚密必有所甚疎盖太宗求治之初有
勸以刑名者有勸義仁者太宗之所以憂而
思也有言創業之難者有言守成之難者太
宗之所以憂而思也當是之時太宗之厲精
不疲於身不瘁於色朝廷不知天下不知太
宗自知之耳何也其思隱於心其勤泯於迹
故也盖天下之至勞莫勞於念慮而莫逸於
宵旰太宗不疲於身而心已疲不瘁於色而
心已瘁勤而思為思而決天為下見其治於
已決之後不見於勤於未決之先孰天^知太宗
疲其心以置天下於至安憂其心以納天下
於至樂哉然則太宗之勤其以不動為勤者

歛其不以勤為而思為勤者歎嗟夫天下之
事有潛之至幽而發之至著者其惟此心乎
淮肥之寇方熾而謝安之遊宴方酣宦寺之
權方橫而元載之嬉笑方和孰知遊宴之憂
甚於感頻嬉笑之慘甚於按劍者乎故夫真
憂者不憂真怒者不怒真勤者不勤彼宿寤
晨興以為勤者勤則勤矣真則未也太宗之
厲精不在勤而在思其勤真可知也思不可知
也知且不知也人可見乎哉太宗之勤於一
思當時之臣未必知也崔植何從而知之哉
何從而言之哉詩不之乎心之有矣曷為其
已太宗有言又不之乎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崔植有烏謹論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茂良正

誠齋集卷第九十一
誠齋集卷第九十一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庸言

庸言一

楊子曰七情代興而異政故喜為怒君樂為
哀臣未有發與時並來與日偕者或曰然則
欲其發皆中節矣施而臻茲楊子曰聖人以
一君臣七君衆人以七臣一君

楊子曰古之君子道足以泚一身及其足以泚萬世而不自知也后之君子言將以信萬世及其不足以信一室而不自知也

楊子曰所樂存焉則陋巷在前而顏不見所樂不存焉則黃屋在上而堯不知

楊子曰君子息及禽獸而周公又驅犀象聖人仁及草木而后稷必藪荼蓼

楊子曰仁者萬善之元首正者萬事之本幹

或問橫渠子謂陰方凝矣而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不服而為雷陰方聚矣而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何謂也楊子曰伏一健于二順之下健者安得不怒而為雷開二健于一順之外健者安得不環而為風易之有震巽也其知神之所為矣

或問濼溪子謂元亨誠之通利正誠之復何謂也楊子曰元伸而亨非誠之通乎利誠而正

非誠之復乎亨利用也元正体用也体二也誠一而已

楊子曰以理逆心不以心逆理故危以動則民不與以心逆口不以口逆心故惧以語則民不應

楊子曰易之道損而不已必益升而不已必困吾未見處損而喜處升而惧者也

或問程子說易謂五君位也唯旅之六五獨不敢君義蓋君無旅也信乎楊子曰出居于郊在乾候孫于越旅也幸蜀幸奉天亦旅也然則程子謂君無旅何也曰是固作易者身說易者之所諱也非諱也不忍言也

楊子曰性者生之良能心者性之良知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性也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心也故不尽其心不知其性

或問趙簡子問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莫

之罪而墨對之以君臣無常位其然乎揚子
曰詭哉言也君臣天下之大分犹天高地下
不可^易也非有桀紂之惡湯武之聖則易之
革聖人不作矣意如何人而敢奸之乎且簡
子之問安知其無季氏之志乎無季氏之志
犹不可有此對也有季氏之志而對之以此
可乎詩曰無教猱升木

揚子曰易者蕭何之律令春秋者湯武之決
事此易戒其所當然春秋斷其所已然聖人
之戒不可違聖人之斷不可犯故六經惟易
春秋相表裏

揚子曰過樂則喜安喜則樂不卒于氣則怒
不制其痛哀

或問學者之言道或問己于至幽而墮入于
至茫何也揚子曰非強則妄誣所不能之謂
強億所不知之謂妄

或問易之革曰湯武順乎天然則文王違天乎楊子曰皆順也或順其命或順其理或問君子敬其獨乎何謂獨楊子曰作于其心之謂獨

或問我叩兩端而竭焉道有竭乎楊子曰覲之以宗廟之美而俎豆無象位之以百官之當而表著無列

楊子曰君子不安其心之所安小人安其心之所不安

楊子曰有此之謂理行此之謂道體此之謂德屢迂而不離乎此之謂中

或問夷齊兩去其國夫子兩許其仁何也楊子曰夷不去無父也齊不去無兄也

楊子曰文王制天命者也湯武制于天命也

庸言二

或問橫渠子云陰陽之精互藏其宅何謂也

楊子曰水陰物也而至陽之精居其宮火陽物也而至陰之精隱其家

楊子曰仁者安其固然故不憂知者明其當然故不惑勇者信其不然故不惧

或問道也者潛之則惴諸心休之則泚諸身溥之則澤諸天地萬物季者言不及此何也
楊子曰道不在己言道病己不在道言道

鬼道

楊子曰顏子之學故不以新而化是以有若無忿以樂而消是以犯而不校

楊子曰伏羲堯舜禹湯文武聖之高曾也周孔聖之祖父也顏子聖之宗子也孟子聖之別子也二程子宗子別子之宗子也

楊子曰礼者免刑之大閑刑者復礼之疾師
楊子曰君子懷德故主乎善不主乎己小人
懷土故安其旧不徒其新

或問庠而不藩、而不墉藩且墉而不崇不
厚不復庠其妄乎徹墻以納於菟褐夫不為
也徹封建以納獫狁而謂君人為之乎情哉
柳子之訾封建也啟我以宅華使疆不藩墮
不墉蕩：烏通而莫禦民到于今受其烈者
必柳子之言夫揚子曰藩墻為藩墻戶其要
矣以於菟為藩墻戶其妄乎

揚子曰仕優則學豐其歛學優則仕散其積
或問田不井墻百世王澤其不下究歟歟王
澤之下究其一必自井田始矣百世之主非
其智不足以及之惟其勇不足以行之蓋仁
于奪一夫之有而不仁於均萬夫之無是以
王澤不下究也揚子曰奪一夫有之以均萬
夫之無可也萬夫未得其所無而一夫先訟
其所有可乎或曰上均之下烏得而訟之曰
下患無所訟乎秦之慘刻民不訟于秦而訟

于漢新室之紛更民不訟于新室而訟于先
武下惠無所訟乎

揚子曰呂公未嘗獻淮魚獻淮魚者婦也文
公未嘗獻錦者婦也不獻甚于獻也
揚子曰君子不器不以一能而盈諸身及其
使人也器之不以衆能而責諸人

揚子曰子謂公治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
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
廢邦無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以女
女人而必曰貴富也異矣

揚子曰不迂怒直也不貳過明也

揚子曰視其所以視其所由不以名掩寔察
其所安不以迨掩心

揚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用舍非聖賢之
痛痒也人主視全賢之行藏可以察其時邦
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非君子之欣戚也人

主觀君子之隱顯可以知其身

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揚子曰今之學者亦為己舍為學則無所不已為孔子曰今之學者為人揚子曰古之學者亦為人舍為學則無所不為人

揚子曰君子見其所不見欲亦有不見其所不欲見孔子闕貨陽之亡是也君子敬其所不欲敬亦有不敬其所不敬欲蓋子不與王驩言是也為陽貨王驩者知怨其不見已而不怨其所以不見之由知怨其不見已言而不怨其不與已言之端惑矣

揚子曰人之一身冬立者其足寒此則陰矣及足與足相摩則寒者溫不曰陽乎然則陰陽果二物哉

或問何謂精義入神揚子曰思精其宜則衆理通何謂穷神知化揚子曰理盡其通則萬

變徹蓋義者物之宜神者心之通化者事之
變也

揚子曰直于己之謂忠孚于物之謂信

或問惻隱之仁心之端也何謂惻何謂隱揚
子曰惻言愛隱言痛也覺其痛之謂隱愛其
痛之謂惻痛于彼惻于此而仁不可勝用矣

庸言三

或問知變化之道何謂變化揚子曰榮變而
枯末離而本不離鬻交而素色改而質不改
此變也鷹化為鳩見鳩不見鷹艸化為螢見
螢不見艸此化也交者迄之迂化神者之逝
揚子曰中則正在其間正則中在其外

揚子曰國家之敗其敗者歟之歟抑亦與者
敗之歟家有範人有表範完而表端罷或虧
側矣唐太宗謂其子曰吾有濟世之功是以
縱欲而人不議然則敗唐者高宗也而非高

宗也

揚子曰寂然不動感在其中矣感而遂通寂在其中矣

揚子曰學以聚之無不受也問以辨之有不受也

揚子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非贊天地也以天地責諸身

揚子曰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身而不正可乎食不厭精脍不厭細學而不精可乎

揚子曰建官以利民有害民而得官用人以立國有誤國而得用

揚子曰天下之才動則生靜則息

揚子曰君子之于人以大善掩小惡不以大惡掩小善

或問本朝諫臣之盛古未有也何如揚子曰

非諫臣之盛也祖宗之聖也

或問天地未開闢如之何楊子曰古猶今也
天地既開闢如之何曰古猶今也

楊子曰君子之于小人有容而無敵或曰何
也曰不為小人不勝小人……不敵小人敵
小人而勝焉是勝一小人得一小人矣

或問三代而下莫盛于西漢也本朝與西漢
孰盛楊子曰西漢縣令勇于敢殺本朝人主
勇于不敢殺

或問熙豐元祐之議論固不能同也元祐諸
儒其欲臨川王子也宜矣而諸儒之論又謂
不井田不封建則不三代也何如楊子曰臨
川王子之論曷嘗不曰三代哉

楊子曰君子不言己之所不能行不言人之
所不可行

或問世傳大程子中庸之書非大程子之為

也呂子大臨之為也何如楊子曰無傷也魯君之宋呼于埵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無傷也

楊子曰臧堅以齊侯遣闔人唁已為恥后世之士以闔人荐已而不為耻漢文納婁盎之諫以宦者參乘為恥后世之主以宦者參國而不為恥

楊子曰子路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以其所不必知害其所必知仲尼不為也子路問事鬼神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以其所無用害其所有用仲尼不為也

或問伊川程子之學大抵以先王而責后王以聖人而責學者膏肓不愈也無乃已甚乎楊子曰奚其甚以先王而責后王是致后王于先王也以聖人而責學者是納學者于聖人也奚其甚

楊子曰光輝者日月之散也日月者光輝之聚也散故其輝無不充聚故其象有可拍
楊子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及曾子數以三罪則愴然之衰一變而為懽然之懼何也
道長則情消但生則哀亡惜也子夏見曾子之晚也使早見曾子則尚不喪其明也雖然喪其明尚不喪其心

揚子曰人為之善百善而不足人之為不善一不善而足

或問君子事上如之何揚子曰重不及傲敬不及譎

揚子曰旦將飲者夢必溼旦將跌者夢必愕今皇之為汲之為得則悻否則戚奚為哉

庸言四

或問紂之惡不如是之甚也子貢之言無乃已歟揚子曰紂不可恕也三可恕也周師

之入自焚而死前有亡國之罪後有死國之
節嗟乎後而已矣紂也前而已矣紂也乎
或問三代而下謀國而萬全者其惟子房乎
楊子曰子房策之子房用之奚而不萬全哉
使他人用之鴻門之見策之安乎棧道之絕
策之通乎

楊子曰聖人之作易不中而吉寧以吉徇中

不中而利寧以利徇正

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
不足觀也已揚子曰學者無周公之所有而
有周公之所無吾何以觀之哉

或問程子謂仁者覺也覺何以為仁揚子曰
覺則愛心生不覺則愛心息覺一身之痛痒
者愛及乎萬身故孝子髮不毀覺萬民之痛
痒者愛及乎萬民故文王視民如傷覺萬物
之痛痒者愛及乎萬物故君子遠庖厨

或問孟子惻隱仁之端韓子謂博愛之謂仁
程子謂仁者覺也三子之言仁異乎揚子曰
何異烏愛者惻之應隱者覺之感或曰雖然
韓子之言其亦未優乎曰樊遲問仁子曰愛
人愛何違于仁子貢問博愛子曰必也聖乎
博何違于愛則博愛之与兼愛異乎曰異博
無私兼無別

或問朝死而夕忘者聖人之罪人固也不勝
喪乃此于不慈不孝何也揚子曰不肖者不
及故進之賢者過故退之

或問鯉也死夫子不慟鯉而慟曰也死顏
跽不為之慟而夫子為之慟何也揚子曰哭
子而不慟禮也哭門人而慟道也嚴哉礼乎
重哉道乎

揚子曰置虛器于水中夫克則鳴既克則默
噓以為知道驚以為知德克乎哉

揚子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即天命之謂性也發而皆中謂之和即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也或曰未發無不中既發有不和性其兩乎曰否粹於天理者性也駁於人欲者非性也情也喜怒哀樂自天理出發無不和也自人欲出發始有不和矣然則約情以歸性過人以復天發而和以不離于未發之中奚然而可曰戒不睹懼不聞

或問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然則可者為中庸乎揚子執是以為中庸非也外是以為中庸亦非也然則何如斯可謂之中庸矣曰天下國家可均也時乎必均時乎不必均爵祿可辭也時乎必辭時乎不必辭白刃可蹈也時乎必蹈時乎不必蹈君子處事以時對時以道擇道以心

或問易曰其道甚大百物不廢何也楊子曰
幽而太極乾坤六子之妙用顯而君臣父子
萬事之大法不曰其道甚大乎動則取諸頤
牯鴻植則取諸瓜杞茅蒐器則取諸餅鼎簋
在體則取諸晦昧趾尾不曰百物不廢乎惟
大無不受者細無或廢

或問五行之序楊子曰水火物之初木金物
之成土物之定氣一變而有象故曰初象一
凝而有質故曰成質一成而有宅故曰定

楊子曰冬日之火夏日之水未施親于民而
民親君子之德亦然

或問韓信之平趙魏下燕齊何其才也然仕
楚而騎圖漢而烹何其不才也楊子曰非信
之有才有不才也天將舉天下而一之漢信
得而不才乎天方廢楚信則任楚天方興漢
信則廢漢信得而才乎

或問子靜父臣諍君分殊而已矣愛無殊也然子無誅而臣有誅是故桀之龍逢紂之比干孝宣之盖寬饒光武之韓歆明皇之周子諒集紂為之宜也孝宣光武明皇宜乎哉揚子曰昏冝也前二君之誅諫之戒也後三君之誅不諫之勸也或曰諫者戒不諫者勸其究若之何曰亡焉而矣止桀紂明皇則亡孝宣光武曷嘗亡哉曰天亡者身至焉國坎焉

庸言五

或問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何謂也揚子曰顏不孔不止紂不桀不止

或問孔子論商之三仁孟子論夷惠尹之三聖堯者宜何師揚子曰師三仁者一之後師三全者二之前

揚子曰天命之謂性父母全而生之也率性之謂道子全而歸之也

楊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聞其入也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聞其出也

或問非知之難行之惟難傳說之言也不致其知不力其行小程子之言也由前之說珍乎行由後之說珍乎知學者將疇從楊子曰知譬則目也行譬則趾也目烏而已矣離婁而蹙也可乎趾烏而已矣師冕而馳也可乎人乎人目趾其而已矣

或問苟或魏從而漢殉孰忠乎楊子曰漢魏均忠也一則以心一則以身

或問何謂中何謂庸楊子曰中者群心之根株庸者衆口之藪粟

或問行夏之時程子言之白矣敢問秉穀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如之何楊子曰商輅周冕尚儉也樂則韶舞尚遜也

或問漢文之短喪其薄矣乎楊子曰薄非漢

文始也昔滕世子為三年之喪而父兄百官皆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然則短喪之薄其起于周之衰乎

楊子曰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婦夫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有措乎夫惟有是物也然後是道有所措也彼異端者必欲舉天下之有而泯之于無然後謂之道物亡道存道則存矣何地措道哉

或問韓公徹簾之舉富公欲為何如楊子曰此富公未察也韓之請后之從韓能逆知之乎機之未至不可知機之既至不可面然窮先事未有以白富公臨事不可以待富公故曰此富公未察也

或問衛多君子晉多卿才晉大國也衛葉尔

國亦何為多賢也后世以天下之大嘆人才
之乏人何歎楊子曰古者求人之一能后世
求人之無不能求其一能是以多能求其無
不能是以有不能

或問何謂學楊子曰學之為言倣也以己之
不知倣彼之知以己之不能倣彼之能學云
學云誦數云乎哉辭命云乎哉

楊子曰獲禽我所欲也詭而獲則可欲而不
可欲不獲禽非我所欲也範而不獲則不可
欲而可欲故曰可欲之謂善貧者未嘗不言
富者未嘗言富故曰有諸己之謂信瓶之
罄矣維壘之恥不克故也瑟彼玉瓚黃流在
中寔故矣故曰克實之謂美山川之輝于外
也百里珠玉在內不盈握也故曰克實而有
光耀之謂大山一山也而朝暮晦明萬變也
刻木而為山一山而已矣故曰大而化之

謂聖曆家之言天數往者合知來者差故曰
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楊子曰易曰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非為下者
言也進退無常非離群也非為進者言也

楊子曰乾之九三居上位而不驕蓋以進德
修業為樂也樂乎內者輕乎外在下位而不
憂蓋以德之未進業之未脩為憂也憂其

者忘其細

楊子曰仁與義吾之左右手也不可以獨可
亦不可以獨無仁言覺義言宜也覺其宜則
行覺其不宜則止故仁者右義者左

或問進世之健更其子克也以健聞其子儒
也亦以健聞二者同乎異乎楊子曰異何謂
也曰克以戎索治周索儒以戎索為周索

成齋集卷第十一